

新民報文藝叢書之二



君之戰夜

張恨水著

7442

新報文藝叢書之二

巷戰之夜

中篇抗戰軍事小說

張恨水著

南京新報社出版

上海教育書局總經售

17.00
 35
 8
 20
 17.00

145.5

115

教育書店回滬復業啓事

本店自抗戰初起，即由滬遷漢，爲到達大後方之第一個出版家。民國二十七年秋季，隨國軍西撤重慶，悠悠八載，愧無建樹！茲者敵人敗降，河山重光，因遷回滬上，仍在福州路東華里六號原址復業。特此敬告讀者 and 同業。

上海教育書店謹啓

新 民 報 文 藝 叢 書

- ① 長篇社會諷刺小說 **入十一夢** 張恨水著
- ② 中篇抗戰軍專小說 **巷戰之夜** 張恨水著
- ③ 長篇抗戰言情小說 **大江東去** 張恨水著
- ④ 長篇倫理言情小說 **像** 張恨水著
- ⑤ 掌故·筆記·雜文 **辰子說林** 張慧劍著
- ⑥ 邊區狀況忠實報告 **延安一月** 趙超構著
- ⑦ 訪問英國沿途觀感 **倫敦去來** 趙超構著
- ⑧ 史料·雜文 **西方夜譚** 張慧劍著
- ⑨ 長篇社會小說 **牛馬走** 張恨水著

總經售處 **教育書店**

上海福州路東華里六號

MG
I246.52

7442

巷戰之夜序

這稿子的稿子，放在故紙堆中，是有相當的遙遠日子了。民二八年，友人編時事新報的青光，要我寫小說，我就寫了這個長篇，題目原來是衛鋒。次年上饒的前線日報轉載，我又改名為天津衛。前者是說故事裏的衛殺一節。後者是說保衛天津，而北方人叫天津，根據歷史的習慣，是叫天津衛的。略有雙關之意。

抗戰以來，我雖也寫了幾篇戰事小說。但我不肯以茅屋草窗下的幻想去下筆，必定有事實的根據，等於目視差不多，我才取用為題材。因為不如此，書生寫戰事，會弄成過分的笑話。這篇小說的故事，是我一個瀟灑切著的遠征，他告訴我，這是天津將陷落時那一角落的現狀。我覺得頗有點補天立的意思，就把故事，略加點染，成了一個長篇。生平對於寫稿，因為是每日的工作，由于十分煩悶變到不甚愛

巷戰之夜 序



3 1761 7581 2

惜，向來在報上雜誌上發表的東西，無論多少字，如無人主張出單行本，我就扔了不管。這篇小說，也未嘗例外。只因三年來，幾次有人要轉載這篇小說，竟把這書全文，託人在報上抄了一份保存着。我原來是沒有出單行本的計畫的。

近來後方朋友，鼓勵我多拿稿稿出書。我因此稿手邊湊成，拿出來校閱一遍，覺得也還可用。便改名爲卷戰之夜以便出版。但因這一改，又感覺篇中故事，於卷戰，於夜，未能發揮盡致。而結構平鋪直敘，生平很少這樣寫法。思慮過幾遍，就在全文之上，加了第一章與第十四章，按個一頭一尾。我不敢說是靈龍點睛，彷彿這就多了一點曲折。正如畫山水的人，添一個歸樵，添一段暮雲遠山，或者可令看畫的人，多有一點興趣吧？

巷戰之夜目錄

- 一 週年紀念
- 二 車站上的人潮
- 三 散後之家
- 四 事變之前夜
- 五 動搖者之警州
- 六 暴風雨將來時
- 七 滾滾橫飛下
- 八 炸起了中國男兒的怒火
- 九 天津在被屠殺中

遠東之夜 目錄

十 月下筆車

十一 肉搏，四比七十九

十二 聽技者醒了

十三 濱河。天津，再會了

十四 二週年紀念



巷戰之夜

著述者張恨水

一 週年紀念

太陽沉沒下去了，西邊天脚，還有些紅暈。藍色的上空，陸續的露出了星點。這正如日間休息着的遊擊健兒，開始活動起來了。大別山脚下的小平原上，大樹圍繞着一所莊屋。遊擊健兒，穿過了四週的樹林，在莊屋門口的打稻場上集合着。這稻場上並沒有別的聲音，只是稻場外的水塘，羣蛙像放着田口一般，來了個千頭大合唱。它們不知道有戰爭，照常的唱着它大自然之曲。不完全的月亮，鑽出了雲片，在十丈高的大樟樹頭上，偷窺着水塘與莊屋。在她這偷窺之下，不怎明亮的月光，照見了稻場上有幾十個人；成排坐在地面休息。除了蛙曲，依然沒有其他的聲音，可想到這些人的沉默。水塘裏的白荷花，被露水潤濕了，正散佈着清香。清香環繞在每個人的頭上。

月色迷茫中，有人發言了，「各位同志。在去年今夜以前，我還是個教書先生，不懂得打架，更不懂得殺人。自從去年今夜在天津五馬路上巷戰之後，我換了一個人，鍛鍊出了我全身的氣力，也鍛鍊出了我全副的胆量。這個故事，我已經給各位說過好幾次了，無須我再說。但今天晚上，值得再提一聲的，便是今夜是個週年紀念。今夜是，我榮譽之夜。」說到這裏，接着有一陣掌聲。那人接着道：「榮譽之夜，是人自己造出來的，並不是天生的。人人得有機會，人人都可以去造個榮譽之夜。因此，今夜我想舉行個紀念，也就是給各位同志一個造榮譽之夜的機會。爲了去年今夜，我作了本縣遊擊支隊長，爲了今年今夜，到了明年今夜，也許各位的成績，比我強的多呢。」又是一陣鼓掌。

這位遊擊支隊長的演說完了，過了休息的時間，他輕輕地喝喊了一聲站隊。在稻場上坐着休息的遊擊隊員都站了起來，星月的光輝下，看見他們變行站着。在他們隊伍面前，相對的站立了一個人，便是剛才說話的遊擊支隊長。他看了一眼衆人便道：「現在準備出發！自天色晴朗以來，我們有一個星期，沒有什麼戰鬥。敵人必以爲我們在月光之下，必不敢去襲擊他的隊本部。今晚我們分作兩隊進攻。五分隊長，帶第二分隊，進攻源潭鋪寨子的正門。不必衝開他的鐵絲網，只是隔着那條河溝，你們在水田裏牽制了他。我們由裏面衝出寨門來的時候，奪了他們那挺機關槍，你們就接應上去。我的任務，也

告訴你們。寨子後身河溝裏，有一個陰溝涵洞，直通到街上王恆升雜貨店菜園裏水池子裏。這是我們去年作下的暗路，敵人大概還沒有發現。我們這個伏筆，就預備着巷戰時候的一條退路。現在不然，要算着一條進路。今天晚上，我帶第一分隊十八個人，由那涵洞裏去巷戰。衝進去是不成問題的，至於是不是能衝得出來，就全靠你們在正面佯攻的人，引開他們對寨子裏的注意力。但是，我相信我們衝進寨子去的，一定是衝得出來的。他們藏在源鋪潭寨子裏，也不過百十個人。去年今夜，我拿鋤頭也殲滅過整隊的敵人。今年今夜，各人有槍，有手榴彈，又是乘他冷不防，爲什麼不能打勝仗？同志們，大家努力。這一番言語，用不大高的聲調，在星月光下發出。大家雖是靜悄悄的聽着，但各人的心裏，却是像開水那樣沸騰。在十分鐘之內，大家準備妥當，各人肩上抗着槍，胸前掛着手榴彈。人成了單行，在小山崗子上的小路上走。月亮斜照了人的影子，一串地斜倒在地面上移動，水濕了的草鞋走着路，沒有一些聲音，但在每個人肩上的鎗枝，鋼鐵的光亮與天上的月亮映着光輝，透着有點殺氣。八十分鐘的行走，發現稻田的平原上，簇湧着樹木房屋，一叢黑黢黢的影子，那正是源鋪的寨子了。於是這位支隊長在月光下站到路邊作了一個手勢，通知了在後引隊的王分隊全隊同志，立刻分作兩股。支隊長所引的十八個人，舍開了人行路，將身子俯伏在兩尺高的稻科裏，顛了田埂，走向寨子後的河溝裏去。這河溝約

莫五六尺寬，兩面河堤高高聳起，河床陷下去丈來深。淺淺的水，在平沙上流着，不過幾寸的深度。水在沙面，漸漸有聲，由岸上，悄悄的溜到河裏，流水觸着脚面，雖是有些冷泠的響聲。然而四處稻田裏的青蛙，正湧潮一般叫着。比這響聲大多了。這支隊長第一個溜進河溝裏，當他看到水裏月亮影子時，抬頭看看天上月亮，那月亮在河堤兩棵高大的柳樹梢上，露出了半邊銀臉好像笑着對人說，放心去罷。再看看這田野的稻田，在四週的小山崗中間，搖動着一層層青浪，發出沙沙之聲。日本鬼子在這裏駐守過，沒有了農民，沒有了鷄犬，因之沒有了村莊。只是敵人未來以前，鄉農種的稻禾，却自然的生長。在大地如死的情境中，十九個人站在河溝裏。大家順了河床走。來到一所乾溝口下，兩岸簇湧了兩堆蘆葦。支隊長站定了腳輕輕的道：是這裏了。他分開了蘆葦，就發現了岸腳下一個桌面大的涵洞。將隨帶的手電筒向裏照了一照，青苔長得很厚，並無手脚印子。顯然是敵人不會曉得。隨着燈光，一隻盤子大的烏龜慌亂着四處爬。支隊長向洞外叫了一聲隨我來，直晉了肩上的槍，兩手落地，在洞裏爬跪着向前。他的手電筒，開了電門子插在腰間皮帶上，光射在涵洞底，反映着全洞有光，將後面十八個人，引着前進。這樣爬了百十步，洞壁的小石塊，變了大石塊，這是寨子的牆腳下了。再進不遠，便是洞口。他特別警戒着，息了腰帶裏的手電筒。黑越越的向前，已看到了一線混濁的光影。他心房和血管都在跳

動，然而他的身體，却十分的鎮靜，從從容容向前爬。那光線越來越大，便發現了洞口。這洞口外正像洞那端一樣，長了一叢很深很厚的蘆葦。蘆葦外是一口小塘。這隊長由蘆葦下伸出頭向外看，月亮正好掩藏在一叢薄雲裏，似乎她又有些就心，先嚇得躲起來了。夜光隱隱中，看到這源潭鋪的房屋靜靜的排在夜空裏。暗暗地說了一聲久違。這個念頭未完，早聽到拍拍拍機關槍響了。接着在那屋影外面，一片呼溜溜的警笛聲。是了，第二分隊，已進攻寨門，敵人向外開火了。支隊長將電光對洞裏照了兩下，知會裏面人出來。他首先爬出蘆葦下，走上塘岸，站在一架瓜棚下。十八個人陸續出來了，看到面前是一片菜園，菜園前的屋子一排，那是寨子街後。有兩幢屋子裏，窗戶向外放出燈光，只是幌動。機關鎗將敵人驚醒，他們正忙亂着去守寨子前後兩座門吧？這支隊長作了個手勢，大家俯伏在地下，向屋基下爬行。支隊長是最前一個，手裏提了步槍爬着，預備隨時都舉起來射擊，然而沒有一點攔阻，他們很從容的爬過了這片菜園。牆頭有十來棵葵花，他們由菜地溝裏陸續爬起來，站在葵花陰下。

十九個人靜靜地站着，連呼吸都要忍住了。支隊長兩手握了槍，四週打量了幾分鐘，除了那寨門口的機關鎗，一前一後，在互相呼應着射擊而外，一切響動都沒有。天上的片月，已經斜過屋脊，所以人在陰陰下。水塘裏的青蛙，有時嘍咕兩句，好像叫着前進！前進！於是他們順了牆陰繞着人家走。這隊

裏隨在隊長後的第一個戰鬥員，就是源潭鋪街上的人，他知道那一堵牆是那家的屋後身。他隨走隨比着手勢，告訴隊長向那裏走。於是他們由一扇歪倒的後門，走進一家人家裏去。這屋矮小，又缺少窗戶，裏面漆黑。雖然門戶洞開，裏面却沒有人。在星光下露出一方小天井，微光映着前面是個店堂，店門開了一小扇，可以看到店門外的街。支隊長走到門邊，由門縫裏向外張了一下，並沒有什麼。大着胆子，伸頭向外看了一下，糟了！這街上正有兩個敵兵，站在下手人家屋檐下，啾咕了閉話。不敢仔細看，立刻縮轉身來。因將手牽着兩個力大的隊員到身邊，輕輕的對耳朵裏說了幾聲。說畢，支隊長在前將店門輕輕的給它完全敞開，步槍已背在肩上。拔出背上皮鞘子裏的大刀，側着身子，豎出了大門。那兩個敵兵，還站在屋檐下閉話。他一個箭步，跳上前去。看得親切，兩手舉起刀來，向背對這裏的一個敵兵斜肩砍去。這個敵兵倒了，那個敵兵嚇呀了一聲。他舉起槍來，橫了槍把，便向隊長砍着。但第二把大刀，一條白影，已由旁邊砍到那敵兵手上。他歪了一歪身子，第三條刀影，已落在他肩上，他也倒了。很迅速的了結此事，沒有什麼大響動。由店裏出來的十幾名同志，各端了槍，正警戒着後路。窄窄的鄉鎮街道，看不到十幾戶人家。但覺前面是寨門，門邊一個磚堆的機關槍掩護地，由寨牆腳下，拍拍拍繼續響着槍。他們還是全力注意着寨外。這裏相距那裏，不到十丈。這脚步的響動，似乎已驚動了他們。

有個人影，由地面站起來。這實在是不容再謹慎了。支隊長將握在手上的手榴彈，拔開塞子，便丟了過去。哄的一聲，腳牆一滾，烟火噴起。接着第二下響，那機關槍的聲音就寂然了。隊長引着八名同志，奔上寨門口，正好幾個拿步槍的敵人，由人家屋裏搶上了大樹。當面碰到，已無開槍的機會，彼此鐮刀互扎一陣。遊擊隊在絕對優勢之下，不到五分鐘，便將遭遇的敵兵，殺在亂刀之下。大家已是逼近寨門作戰，立刻搶着開了寨門，由三個弟兄們跑出去，將門外鐵絲網的門扯開了。一面將手電筒在稻田上打着暗號。那在前面小路上進攻寨門的第二分隊便飛跑了前來。支隊長帶了一部同志守着寨門，各伏在人家牆腳下或土櫃台下，只等敵人前來。第二分隊擁進了寨門時，大家越發膽子大了，順了這條窄街向前衝。散在四週寨牆下佈防的敵兵，雖聽到兩下手榴彈聲，在十幾分鐘內，他們還沒有得着遊擊隊衝進寨子的消息。及至第二分隊，由正面衝向前來，敵軍側面兩個哨兵，在寨牆上才發現了鐵絲網門已開，便連連鳴槍報警。因之遊擊隊衝進街的一半，已與敵兵遭遇。但敵兵並沒有露影子，只是刷刷對，對面亂向這裏放着鎗。支隊長見敵人將火線封鎖了去路，料着他們胆怯，不敢衝向前來。但每隔五七里，便有敵一小隊駐守。這裏鎗聲響了許久，恐怕別處敵兵來救，這裏是不可多就攔的了。回轉頭來，向緊跟隨的同志們說了一聲放火。弟兄們身上有帶着酒瓶子裝的煤油，將煤油洒在兩店舖的門板上，擦了

火柴點着，立刻就是好幾個火頭。風正向着敵人那面吹，火簇衝出街心，擋住了敵人的來路。支隊長帶了十名弟兄，在街兩邊屋檐下，蛻伏着監視敵人，掩護了進寨的兩隊人退却。將敵屍身上的武裝，連皮鞋也不給他留着，已全剝了下來。守寨門的那挺機關槍，早由三個弟兄拆卸了扛在肩上，先搶出了寨門。支隊長看到大部人脫險了，也就帶了十名弟兄出門。那寨子裏街上，敵人的步槍，還隔了火簇，不住放着。好像告訴人說，我們並沒有追上來。

三十分鐘後，他們已離開這稻田的平原爬上了一座小山崗。這山崗是邱陵地帶邊沿，叢叢密密的松樹林子，直接大別山脚，白天敵人也不敢來，這半夜裏簡直是保險箱裏了。支隊長走到隊伍前面，看看天上的月亮，變成了半個面盆大，金黃的顏色，落在西邊小山頭上。源潭鋪寨子裏，三股火簇，直冲天空。火簇裏一陣光，像流星似的，有帶了響的火星四處射出，正是燒着敵人的軍火了。那火光映着這邊松樹林子也是紅的。支隊長站定了脚，向平原上望望，笑道：這紀念會辦的不錯。弟兄們把繳獲的東西放在地上，排隊點名。同志們將繳來的東西，放在松樹脚，大家在空疏的地面排了隊。支隊長喊着報名數，整整三十六位，一個不會短少。檢點地面繳獲品，機關槍一挺。步槍七枝，手槍一枝，擲彈筒兩個，日軍旗一面，還有子彈軍裝等等。檢點一次，大家是哄然一陣笑聲。

隊長笑說：月亮落山，天快亮了，我們快點回去。去年今夜，一場惡戰，是一場噩夢，今年今夜，不該開開玩笑罷了。各位是安分的莊稼人，我是一個書生，一年或幾個月的磨練，我們把巷戰也看得很平常，找着敵人打。假使我們有飛機大炮，老早我們把敵人打落海裏去了。那分隊長道：報告隊長，我們今夜這一仗，雖沒有去年那一仗打得好，但是我們將來說給人聽罷，也是很風光的一件事呢。隊長哈哈一笑。這時，天慢慢變了灰色，殘星零落散在天上，月亮已不見了。他掏出表來，將手電照着看時，快四點半了。想到去年今夜此時，正夾了皮包，預備離開天津，而激戰已開始丟彈了。此身未死，留得今夜，又報了一回仇，明年今夜，也許回到了天津吧？他昂頭四顧大別山嶺巒的影子，已在北邊天腳湧出，一切大地上的低矮影子，都向大別山俯伏着。自己的隊本部就在那嶺巒的影子下，此時看來，彷彿那山也雄赳赳有得色了。回看留給敵人的那叢火，還是在遙遠的地上，向上冒着成團的紅烟，也像很高與地恭祝他這個週年紀念。

讀者要知道這個紀念的本事嗎？下面就是：

巷戰之夜

一週年紀念

一〇

二 車站上的人潮

強烈的電燈光圈，帶着一分慘白的意味。在那光圈的上層，密隸點的星斗，擠滿了暗空。月台上的梯，直挺挺的排班站着，沒有一片樹葉子在扇動。這些，都烘托着天氣十分的熱。大家都是這樣說，這是二十年來，天津少有的苦熱。象徵着時局將有暴烈的變動。西車站的月台上，向來是沒有什麼旅客上下的，空蕩蕩的一片做地。現在呢，行李堆得像山堆一般，除了讓出幾條路，便於人走之外，一切都讓行李所佔有。美實的紅皮箱，雪亮的銅牌子包了犄角。印花的被單，包着像大鼓一般的鋪蓋捲，尤其是難于勝任的綉籃，將籃面的線綉，撐起了高過提柄，裏面的零碎物件，兀自要鑽出綉子來。不論這些東西當初是怎樣寶貴，現在是一齊亂丟在地上。行人像決了堤的洪流，由任何一條行李巷子裏奔出，一個跟着一個，向火車上跑去。而每一個火車門的所在，都有兩三名警察監視着，口裏高喊不要擠。那是狂然的事，後面的人只管湧了上前，前面的人實在站不住脚。在一羣人當中，一個中年男子左手抱了個兩

歲的小孩，右手提着一隻網籃，口裏連連喊着跟我來。跟在他後面的是一個少婦，兩手抱了一隻小提籠，箱子上還掛着一隻小提籃。在這中年人所到之處，憑了他的力氣，在人堆裏可以有些閃動。在這閃動的當兒，他領着婦孺，拾上了二等車箱。鑽到車箱子的時候，還有一半的位子空着。暗裡在一個位子上將小孩子和東西放下，再看時，座位全滿了。就是自己所佔有的椅子，也有幾位旅客擁擠了過來，打算侵佔。於是他連大帶小立刻在這張椅子上坐下。全車廂裏，只見亂動的人和嘈雜的呼喚聲，已經坐在這椅子上的人，反是心裏慌亂着。彼此相望，無話可說。這男子在衣袋裏摸出火柴與烟捲，慢慢的動作着，吸着烟昂頭噴出一口來。那少婦始終是向窗外看着天津的街市，好像有着很大的依戀。回過頭來，向那男子道：競存，我現在很後悔，不該買車票上車了。競存道：爲什麼？她發了眉道：我真不忍心離開華北。這一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。再說，把你留在這裏，我又不放心。競存笑道：你又把這說過上百遍的話，重新說起來了。你只管去，我一個人怎麼也好辦。萬一情形嚴重起來，我可以避到英租界去。她抓住了他的衣袖，搖擺着道：何必到嚴重的時候你才走。你趕着把家裏的東西搬到英租界去以後，你立刻就走。那些笨重的木器，就鎖在空房子裏罷。競存點點頭道：那也好。她道：不是那也好，你簡直就要那樣辦。競存，你不要我就心罷，你明天搬完東西，明天就住到英租界去。競存看到他的夫

人，兩道眉毛鎖到了一處，只得答應着明天搬上租界去。「送客的下車，快要開車了。」月台上有人亂喊。魏存站起來，向車子外面張望了一下，驚訝着道：「什麼？就要開車？一言未了，路警搶了進來道：『車子頂上都是人，不能停留了。送客的快下車。』魏存兩手抱住孩子，在他額角上親了一個吻，復親愛的向他道：『同你媽媽到南京去見大伯伯，乖的，別淘氣。』說着，向她握了一握手道：『再見。』她呆着兩隻眼珠，說不出話來，魏存就在一羣紛亂的男女當中，擁擠着下了車。脚剛踏上月台，氣笛聲已經嗚嗚的響了起來，同時，車廂下的車輪子也慢慢的展動着。回頭看時，她的夫人向車子外面苦笑着，點了頭的。雖然遙遙的看到她的嘴在張動着，然而西站人聲嘈雜，像河開了閘口似的，那裏還聽到些說什麼。火車上每一個窗戶向前移展着，一剎那間，彼此已離開了視線。火車由一串，縮小至於一點，在軌道上終於不見了。烟囪吐出一條烏龍似的黑烟，繞着還在電燈光裏。魏存站在月台上，兀自呆呆的向南望。心想：她走了，越走越遠是比較的更安全些。可是這樣分手，今生今世，還有能見面的日子嗎？前十分鐘，有愛妻，有愛子，這一個家庭的小小組合，還保持着。只是這十五分的經過，一切消失了。新站日兵佔了，不能上車。老站日兵又佔了，不能上車。這西車站的交通，又能維持幾日？至於天津全市的交通，又能維持幾小時？這全不知道。天津的四週，不！連天空也在內，全有日本的武力包圍着，天津

市上的人，除了托庇租界的而外，全不知命在何時？在西站送走了妻兒，也許就是在棺材未釘蓋時的一剎那。他想到這裏，心裏實在淒楚的了不得。手挾着衣襟，覺到衣袋有點包鼓鼓的，摸出裏面的東西來一看，正是同小兒子買的一個小橡皮人兒。臨走他要帶着，替他揣在衣袋裏。兒子玩的東西在手，兒子可走遠了，手裏捏住了這個小橡皮人，只是來回的玩弄着。「競存發什麼呆？我看你站在這裏有三十分鐘了。」他回頭看時，同事的季子和站在身邊。因苦笑著道：「送太太走着。子和道：我也是呀。今天再要不走……」說着，走近一步，低聲道：「也許明天西站有問題。那末，要到楊柳青去上車了。所以我不管太太同意不同意，今天強迫她走了。競存道：假如沒有這個孩子，我也不一定要她走，她幫着我當然可以做點事。子和又握住他的手，迴望了一望，便低聲道：「怎麼樣？你找到什麼秘密工作嗎？」競存點頭道：「當然有此心，但四處碰壁，其實，就是今天和太太一塊南下，也未嘗不可以。只是我有點當生之見，非到天津最後那一天，我不願走。我要看一個究竟。你爲什麼不走？」子和道：「我怎樣去呢？太太儘攔着走了一口箱子，和三個孩子。天津，我成立有十二年的家，我不忍就這樣丟了。你夫妻二人的當歸也不少，你作何打算？」競存道：「陸續存到租界上朋友家裏去吧？但那也不能保險。子和皺眉道：「除也無良策。競存正想回答什麼，只見車站裏未曾走盡去的人，突然一陣紛亂，潮湧一般向車站外面跑。」

了去。一轉眼，子和已是不見。競存鎮定不住，也跟着出站了。馬路上還零落的有人跑，但不十分緊張。有人叫道：胡錫亂，魏什麼？是膠皮車炸了車胎。競存心裏就更感覺到天津空氣的惡劣，匆匆的回家了。

卷之二

二 車站上的人潮

一六

三 散後之家

送別的人，那淒涼的情緒，不發生在輪船碼頭火車站。應當是在回家之後，屋子裏外，什麼情景，都是一樣，就是差着共同相處的那個人。魏存對於這種情況，不能例外。他送別了他的夫人，回家之後，一進門看到凌亂的行李網，塞滿了東西的網籃，除下了字畫的牆壁，更配上佈着灰塵的棹椅，那一股不可言宣的酸楚意味，只管向心靈上襲擊着。他毫無目的地，進了他的書房，這裏一切未曾變動。他坐在寫字椅上，抽起烟捲來。心裏不知道想什麼，也不明白要想什麼，只管抽烟捲，抽完了一根，再接再抽一根。耳朵邊突然發生有一種吆喝的聲音：「號外，號外，中日雙方議和的消息。」正想叫人買一分來看看呢，立刻聽到大門響，是家裏那位雇工小馬出去了，他大聲叫着買號外。「張先生，好啦！講和啦！明天可以簽字」。小馬由外面一路曬了進來。手上舉着一張寬不盈尺的號外，送到棹上。魏存手上，夾着第四根抽完了半截的烟捲，指着小馬笑道：你對於時局，比我還要留心些。小馬縮手搓着衣襟

，瞪了兩眼望着。魏存將號外先草草看了一遍，再又仔細看了一遍。手上那根烟捲快完了，扔了它，將放在棹上的一盒烟捲拿起來。但彷彿覺得抽多了，把烟盒放下。小馬呆呆的站在書棹子角邊，向他望着，問道：張先生，你看天津有事嗎？聽說廊坊打起來了。魏存將紙烟盒在棹上連連敲了幾下。慢慢的道：大概今天晚上總沒有事，明天早些起來，幫着劉媽把東西收拾起來。要走，我自然帶你們一塊兒走，你放心就是了。劉媽正在門外站着，不住的伸了頭向裏面張望。接嘴道：怎麼辦？張先生，我想繞道回北平去。魏存道：胡說！你沒聽到北平四門都有日本兵堵着嗎？你飛過去。咚咚咚，一陣敲門聲，很是緊急，劉媽小馬全呆了，不敢作聲，那門越敲得厲害。魏存走出來，用和軟的聲音問是誰。門外答道：是我呀，我姓陳，張先生回來了。魏存道：小馬去開門罷。是間驛房東陳老先生，別大驚小怪。小馬去開門，陳老先生隨着進來，人還在院子裏站着，先就哈吧着嗓子道：張先生，外面消息怎麼樣？聽說中國便衣隊，今天晚上進政海光寺。聽了這聲音，一個老頭子由燈光下伸進頭來。他穿了一件翻白色的藍紡綢短褂子，戴着一顆毛刺刺的斑白頭髮。眼睛上雖架着一副寬邊的圓眼鏡，並遮架不了他那滿臉的愁容，向燈籠存一層層的堆起臉上的皺紋，向下垂了嘴脣角，苦笑着道：我一點主意都沒有，怎辦？魏存讓他坐，他並不坐，兩手舉起了那張號外，就着電光，從頭到尾，仔細的看。好像這張號外，有些

價值千金，兩手向懷裏抱住，揚了臉對着競存問道：「張先生，你看這號外的消息，靠得住嗎？競存看了他那副難堪的樣子，不忍叫他十分失望。便笑道：『大概總有幾分真。若是靠不住，報館裏也不發號外。』陳老先生道：『今晚，日租界又演習巷戰，別弄假成真才好。』金說廊坊已經發生衝突了，這……說着，用手摸頭上毛刺刺的頭髮。競存道：『陳先生，我倒要忠告你一句話，你家孩子女太太們太多，應當先有個打算才好。』陳老先生道：『誰說不是？可是我內人，她捨不得這個家，說情願同這幾所房子一塊兒完。』競存道：『事情沒有什麼變動之時，誰不是掙了這樣一種思想？等到事勢危急，片刻都不能停留的時候，要麼走，來不及了。』陳老先生說：『是的。我和他們鬧最鬧還去。他不住的點着頭，腳步隨了那頭踏着的次數，匆匆的回家去了。』競存隨着送他出門，走出了小胡同口，空蕩蕩的一條五馬路，只有直立的電線桿上，由近及遠，望着像一排巨星。燈光下照着馬路，沒有一點生物的影子。很久，一輛拉着行李的人力車，有人步行跟着，悄悄的橫過馬路，穿入對過小胡同裏去。在比較遠的地方有一塊白光，反射到天空上，那是火車站。那裏是日本兵已經佔領過一個星期的所在，不聽到往常的嘈雜聲音，也不聽到汽笛聲，心裏覺着冷靜的空氣裏，含着極酸腐的意味。天氣又異常的煩燥，半空裏繁密的列着星光，沒有一絲風，這也讓人感到是一種動盪前的片時沉寂。但這個片時的寂寞，究竟是延長了，終晚都沒

有什麼動靜。魏存在院子裏垂了大半夜的涼，下半夜睡得很熟。咚咚的敲門聲把他驚醒，天已大亮，是陳老先生的兒子陳大先生隨着小馬進來了。魏存看到他臉上滿帶了驚慌的樣子，上身汗衫外面披着一件灰布長衫，鈕扣全沒有扣。倒楞住了，問道：有什麼事嗎？大先生道：不知道呀，我問來張先生借報看。魏存不由笑起來，因道：報那有這樣早？大先生道：不算早了，滿街人都在搬家。河北的人搬空了，全搬進了英租界，法租界。街上應隨去。他交代了這句話，竟自走了。劉媽送着洗臉水來，走出房門，却又回轉來，問道：張先生，咱們今天做飯嗎？魏存笑道：別搗亂，何至於連飯都不做，打仗的軍隊，也帶着鍋灶走呢。你儘管照常作事。吃完了飯，我送東西到法租界去，趁着今天一天，把重要東西搬完。明天情形和緩，再把不帶搬走。不好句話，明天咱們就上南京。劉媽臉上泛出了一層笑容，沉思了三五分鐘，又證了眉道：聽說小日本今天還要演習呢。要是他駕着鐵甲車衝到河北來，咱們怎辦，小馬在院子裏站着聽呢，鼻子一瓮道：哼，沒那麼容易，咱們的保安隊，全都預備好了，來了就揍他，魏存道：快把書架上的書給我收起來罷，廢話什麼？小馬道：張先生，回頭送東西到租界上去，我也跟着去罷。劉媽道：這小子就是那麼一張嘴，你這就想輪到租界上去，不回來。你也得有那造化。魏存又忍不住大笑。出去看了一眼，果然，今天情形不同了，左右間壁人家，老早的人聲嘈雜起來。向門外張

望，有兩處人家，門口停着大車，紛紛的向車上排東西。又有人喊着：怎樣今天的報，還沒有送來，到大街上去買一分來聽聽罷。競存忍耐不住，也莫明其妙的走到門外來站着，鄰居進出，老遠的看見，老是皺眉問上一句話：「你打算怎樣？」競存也是照例的回答，看看情形再說罷。這樣在門口站了兩小時，也沒去收拾東西，也沒有到胡同口去作什麼，直待送報的把報送來了，這顆海關天空的心，才有了歸宿。

卷四之夜

三 散後之寂

三三

四 事變之前夜

報紙上所載的消息，和老百姓口裏所傳的消息，往往是兩樣的。這幾日天津報紙上所載的，還和平未曾絕望。而且隱隱約約之間，說到日本方面所提的條件，天津當局，可以完全接受。競存將報看完了，心裏頭似乎得着一些安慰，又似乎得着一些煩惱，放下報，啣了一根烟捲在嘴裏，不免在屋子裏來回走了幾個轉。小馬站在門外頭，伸頭向裏面望了好幾次，問道：張先生，東西收拾得差不離了，我們就搬上英國地去嗎？競存笑道：你比我還急，咱們空着肚子就搬家嗎？小馬走近了一步，瞪了兩眼，向競存望着，低聲道：聽說日本兵，今天駕了四五輛鐵甲車，還有兩輛坦克車，耀武揚威的，一大早就在市政府門前擺着隊伍。那情形，恨不得一下就衝進市政府去，大街上的老百姓駭着亂跑，恐怕今天有事。競存道：沒事幹，你儘到胡同口上去站着，聽了那些洋軍夫的謠言，到家裏來，就自己嚇着自己。小馬道：有人瞧見的，並不是謠言。現在日本人印着許多小太陽旗子，一毛錢一，滿街賣，說是拿了

這旗子在手上，碰到日本兵可以講交情。剛才我在胡同口上，親自聽見有人拿著，你瞧，中國巡警看到，只當沒事，簡直當漢奸的都公開起來了，這還了得？競存也沒理會他的話，逕直的就走上大街去。果然的，只一夜的工夫，河北街上，又變得嚴重了許多，每個巡警崗位上，都加了雙崗，五馬路斜拐彎，遙對了車站的所在，沙包堆得又高又寬。在街上走路的，沒一個躡着安閑步子的。人力車，馬車，大車，不斷的拖着行李向租界上或到鄉下去。競存站在街邊樹下很出神的看了一會。恰有一個巡邏警士，由面前經過。彼此是胡同口上常見面的人，他先點了一點頭，走近來，低聲道：張先生，你還在這兒啦？競存皺了眉道：我們苦於不知道真消息，今天市面上……巡警道：自然嚴重多啦。可是上面一道兩道的命令傳下來，總叫弟兄們別亂動。競存道：你打算怎麼樣？巡警道：不管上頭的命令怎樣，我們決計不投降。唉！天津恐怕要變成九一八的瀋陽，用不着打就完了。他說完，忽然走了。競存一時的情感緊張，彷彿也抑制不了自己。覺得光是鎮定，那是無濟於事的，他轉了一轉念，到三點鐘的時候，便把細軟東西，完全都搬到法租界去藏起來。租界上的消息，和內地完全兩樣，不是說中央軍已到了楊柳青，就是北平要關起四城來捕捉日本人，雖然消息是樂觀的，然而同時表示了戰禍已迫在眉睫。競存爲了好奇心，特意由英界跑上法界，再前進到日本租界不遠的梨棧去。這裏情形果然是兩樣，那極熱鬧的十字

街口，只有很稀少的人走路。法國兵，安南兵，全副武裝，十個八個的，排班在路邊站着。緊接日租界的邊境，沙包堆得人緣高，在外面密層層的掛着鐵網絲。中國便衣偵探，不時的在街上攔住了行人，伸着兩手在人脅下撫摸。隔着沙包遠遠的看那日租界租街，兩邊夾立着的樓房，沒有人出入，也沒有布製的市招，中間馬路上，更沒有一輛車子走過。偶然的，有一輛坦克車在馬路橫角衝出來，車前面伸出來那小鋼砲的腦袋左右幌動。競存一面看，一面想，覺得這事情真不妥。只得匆匆的趕回家去。一脚踏進河北地段，那情形更是不同。除了每個崗位上站着三五個巡警，街心上簡直沒有人。上午還有不斷的車子，拖着行李，現在連這一種點綴也沒有了，走到自己家門口，有一大部分人家，是大門緊閉，上面釘着橫木條。有幾處門戶洞開的，却又在外面看到他們院子裏滿地堆着大小包件，却沒有一個人。倒是那住小家的，還沒有多大的變動，在屋牆轉角的所在，兩三個人站在一處，啾啾的談話。看見人來，他們又悄悄散開了胡同口上，向來是停着幾輛人力車的，這時只有兩輛車子，相對的停着，倒有四五個車夫，站在車子邊，七言八語的談話。看到競存過來，有個叫快嘴劉的，伸着尖下巴頰，向他笑道：張先生，英國地回來，還是法國地回來？競存笑道：你就準知道我上租界來着嗎？我臉上也沒有貼着租界上去的護照。快嘴劉道：我們這窮小子窮命一條，算嗎事。你們當先生的人，還不早早兒的在外國地安

家，競存也只笑笑，沒有說什麼？在這些車夫背後，站着一個人，身穿白府綢的短褂子，手裏拿了一把長柄白摺扇，有一下沒有一下的扇着，那短褂子的出手，長過了手脈，在每次搖扇子之時，可以看到他的袖子，也微微的拂上一下。柿子形的臉，有兩撇短鬚子，活現着他那鎮定不驚的神氣。競存覺得他是恐怖氣氛裏最安閑的一個人，倒不由得連看了他兩眼。他倒笑着點了兩下頭道，你打算怎麼辦？競存想起來了，他是這附近的混混玉七爺。倒不可得罪他。便道：我們老百姓，手無寸鐵，有什麼辦法？到了不得已的時候，當然是要離開這裏。他收起那搖着的摺扇，拍的一下，在手心裏打了一下響。隨着一點頭道：這話對極了。老百姓手無寸鐵，有什麼法子？可是您說要撥着離開這裏，那倒不必。說着，把鬚子一伸，低了聲音道：真要有事的話，巡警還不是跑了一個光嗎？那時候，應當出來維持維持。競存笑道：我出來維持？笑話！我一個老百姓，維持什麼？那人道：您沒有聽到我的話，回頭我到您府上談談。您房東陳先生知道我。競存覺得他這話很是有點穩當，在他臉上掛着一分陰險笑容的當兒，向他點了個頭，自回家來。走到院子裏，房東陳老先生，帶了幾位上年紀的鄰居，跟着進來。那個王七爺就在內。競存一回頭看到，便知道有事。因點頭問道：各位有什麼事見教？屋子裏坐罷。陳老先生道：倒不必客氣。您瞧，這些人全是走不了的。有人勸我們組織個小小的維持會，先維持這幾條胡同的治安，也有

人代咱們向日本接洽……競存將臉回下一沉，瞪了眼道：什麼話？大家全打算當漢奸嗎？這地方還是在青天白日旗底下呢。陳老先生紅了臉，發楞站着。王七爺微微一笑，其餘的人也默然不作聲。其中有個蒼白鬍子的，穿了一件大襟的紫花布短褂子，鈕扣上掛着銀牙籤，右手大拇指上帶着漢玉班指，臉颯上透出紅暈，雖老却不現衰朽之氣，他一抱拳道：張先生，你先別急，誰也不願意作漢奸。只是大家聽着大禍臨頭，不能不想一個辦法。我也是不願意他們這主意的，讓他們拉着來和張先生商量商量。競存道：事情是很嚴重了，今天晚上怕真有事。各位多半是上了年紀的老前輩，萬一有事，恐怕跑不動。我想這個時候能搬走一點東西的話，就搬走吧？這兒離火車站很近，在附近開火，那是免不了的。大家聽了這話，又是一楞。陳老先生對他呆望了很久，隨後才問道：既是這樣，張先生你自己打什麼主意呢？競存道：我前昨兩天，就同陳先生說過了，搬完了東西我就走。無奈這零碎東西，實在太多，今天還是走不了。大概有明天一天，可以結束了。陳老先生拖了拳頭，向他彈拱了兩下手道：張先生，你若是要走的話，務必帶着我一塊兒。說時，歪了頸領子，把頭靠在肩膀上，透出那無精打彩的樣子。競存看到這一羣迷途的老山羊，很是可憐，極力的答應帶他們走，他們才分散了。日子在茫無頭緒的情景中，是最容易把時光混過的，客人散了，已經是五點多鐘了。天色正有些陰沉，屋頂上抹着一片血色的斜陽，

表示着憂慘的時間，業已來到。在緊鄰着馬路的胡同，不聽到一點車馬聲，也不聽到一點小販的叫喚聲，還不會到黃昏時候，就像在深夜一般的靜止了。但偶然也會聽到一種喳喳的皮鞋聲，在馬路上經過，料想着是整排保安隊，由這裏過去。爲了這原故，在屋子裏說話的聲音，也都低細了。在屋頭的陽光，由血紅色變成了灰色。屋子外面，更聽不到一點聲音，很久很久，可以聽到隔壁人家細細的說話聲。競存也感到坐立全有些不安。只管取烟捲兒抽。自己覺得烟草有些不够，便走出胡同來，要到烟店裏去買烟。脚步只是剛踏上大街，便感到事情出乎尋常，所有兩旁店家，完全閉了鋪門，正躊躇着，兩個穿黃制服的巡警，各拿槍上了刺刀的槍，由人家屋簷下鑽了出來，有一個喝道：幹嗎的？競存道：我是在這裏住家的，出門買東西來了。一個巡警道：張先生，我認得你，你就住在這胡同裏的，快回去罷，六點鐘起，就特別戒嚴了。競存也不便再說什麼，悄悄的轉身回家了，這時，不聽到叫賣號外的聲音，也不聽到叫賣晚報的聲音，每晚黃昏時候，能聽到的一點新刺激，這時也沒有了。競存背了兩手，只管在院子裏踱來踱去。抬頭看看天色，雲層密密的佈着，有幾點零落的星星，在暗空裏不住的閃爍。小馬累了整天，睡在屋簷下藤椅子上，不斷的打呼。胡同外面，有好幾窪水坑，在這一程子大雨之後，處處水是滿滿的。青蛙在自由的環境裏，咕嚕咕嚕，唱着夏之夜的短歌。這是平常不大理會的，反過去一想，天

津的今夜，是多麼沉寂？人的聲音退出了宇宙，却讓這蛙聲來佔領了。八點鐘，劉媽做好了晚飯菜，送到書房裏棹上，在棹子旁邊，放了一把小小的錫壺。競存笑道：還預備了酒？劉媽，你替我壯着胆子呢。劉媽站在棹子邊，只是微笑。競存看棹上，有一碟黃瓜拌粉皮，一碟雪裏紅炒豆腐干，一碟鹹鴨，一大碗火腿白菜湯。笑道：吃得這樣好，幹什麼？劉媽笑道：剩着鹹鴨和火腿，再要不吃！競存點頭道：對！什麼都犯不上留着。劉媽取過高脚玻璃杯，斟上一杯白酒，放在他面前。競存道：你也去和小馬吃飯，不用管我，我慢慢的喝着。劉媽果然走了，競存端了杯子，眼睛只管向屋子四週打量着。書架子上不會收起的那些書，牆上掛的字畫，甚至平棹上放的銀紙的小石獅子，全都看上兩三分鐘。電燈發出慘白的光，在沒有聲音的環境裏，讓人說不出是淒涼，是悲痛，或者是恐怖？情緒毫無所主的時候，只管喝酒，並不感到醉意。喝了大半壺酒的時候，不鳴汽笛的火車，由遠而近，嘩啦嘩啦的響着。以後，這聲音，又由近而遠。這車聲過去，兩隻耳朵又像聾了。但不久，火車再跑過去。於是由此開始，火車不斷的響着，想像到這火車是怎樣的在黑夜裏奔馳？火車上裝着什麼？新站老站，在日兵佔據之下，在幹着什麼？夜儘管沒有一點變動，這情形是更嚴肅了。「不能喝醉呀！」競存突然喊出來，推杯而起。

卷四之夜

四 事變之前夜

三〇

五 動搖者之窘相

這樣寂寞恐怖的一夜，在昏昏的醉意中，又過去了。當蘇存醒來時，不知道怎樣的，身子會睡在藤椅上。睜開眼來，窗子外的天空，變着魚肚色，却聽到嗒嗒的聲音，在屋頂上響着。在兩年以來，天津的市空，就常常翻翔着日本飛機，這聲音已聽慣了，倒不覺得有什麼奇異。尤其七月七日以後，天天都有日本飛機掠過上空，似乎是尋常舉動了。但有一點，這時的飛機響聲，特別沉着，幾乎震動了整個市空，連屋子裏的玻璃窗戶，也受到空氣的摩擦，咯吱咯吱有聲。蘇存雖不說出什麼來，但也不能跟着忍耐下去。他就搶到院子裏來，向天空上看去。這無怪空氣是像熱氣那樣滾滾，翅膀下面帶着紅太陽記號的飛機，一個三個，列着品字形，東西南北，全有一組或兩組，轉了圈子盤旋着。當機身稍微偏側一點的時候，飛機上坐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，那自然是絕對不顧慮到地面上有人射擊的。蘇存看了有十幾分鐘，那飛機也不會飛走。自言自語的道：好！今天又有了新花樣。走進警房，拿了椅子背坐着，兩眼對

窗戶外面望去。小馬在外面喊起來道：「瞧！日本飛機散傳單。呵！院子裏也落下了兩張。瞧了這話，他發覺兩張紅綠紙的方塊傳單，就向書房裏跑，望着競存，還不會報告出來呢。競存嘆道：「誰叫你檢起來的，快掃了罷。」小馬站着發楞，進退不是。競存道：「這是擾亂人心的東西，你看了有什麼好處！撕了撕了！」小馬見他這樣深惡痛絕，簡直不敢抬起頭來，就隨手把紙塊捏了紙團子，丟在字紙筐裏。就在這時，聽到胡同裏面人聲哄然起來，聽出兩句來，都是說飛機散傳單的事。小馬緩緩的移着腳，倒退到房門口。退出了房門，他一扭轉身就聽到一陣脚步聲，奔向大門口去了。他究竟是小孩子，競存沒有理會他。半小時後，他拿着報紙進來要報錢。因為三天以來，原來送報的們錢俱先拿去了，已經不送報來，每日是在花兩角錢零買一份報看。競存笑道：「平常的一份報，要賣兩毛錢，他們趁火打劫的心事，也太厲害了。院子裏就有人接嘴道：『不要，就把報拿出來，我好趕第二家。』競存聽說，自送了兩毛錢出來，竟報的却是一個斑白頭髮的老頭子，因問道：『憑什麼變得這樣貴？』他道：『先生，你也不出門去看看，現在大街上是怎麼一種情形了。我們在街上走路，也就是拿着頭在手上玩。他口裏交代着，人已走出大門去很遠了。競存聽了賣報人這番報告，覺得情形很嚴重，立刻展開報紙來看時，也只是說到北平要正式開火，至於天津方面，只有日軍昨日在日租界演習恭祝，和一部分漢奸的活動消息。日軍雖已佔領了第四

區警察署，警察是一點抵抗也沒有，就退出來了。就是市政府的表示，也只說願努力和乎，將兩大張報，從頭至尾都看過了。很少說到中國準備作戰的消息。將報放下，還是用那唯一安慰自己的辦法，取出烟捲來抽烟。這日的天氣是異常的悶燥，正像天津整百萬市民一樣，情調都是熱烈的，而眼前沒有什麼光明，十分的苦悶。早上天上多雲，太陽時時撥出一些淡黃的光彩，散在院子土地上。大門外兩棵槐樹直挺挺立着，蟬在槐葉裏拉着長聲在叫。吃過早點，競存身上，却濕透了兩件汗衫。街上小販的叫喚聲，同車輪的轉動聲，都沒有，雖然覺到整個河北都已死過去，但這種情形，昨日下午，就是如此，今天也並不見得加重。經過長時間的刺激，也就覺得一切是很平常了。劉媽和小馬已不是昨天那樣驚慌，劉媽清理出一些衣服來洗過了，小媽將三天沒有打掃的院子也洒過水掃過土。隔壁房東陳老先生，口角上啣了烟捲，踏着拖鞋走了來。他身上穿件長大葛布背心，光膀子搖了芭蕉扇，態度是鎮定得多。他進門便道：張先生沒出去嗎？市面上還好，也許沒有事吧？大概是會議和的。中國有什麼辦法？軍備沒人家的好，只有屈服再說。人心也不齊。競存笑道：希望老先生，不要組織什麼維持會，人心就齊了。陳老先生紅着臉道：唉！我們算得什麼，不過謀個苟全性命於亂世而已。競存連搖了幾下頭道：這種思想，萬萬不能放在腦子裏。於今不是內戰時代，中國打敗了，全中國都成爲奴才，老先生們所希望的苟全

，一定是一種泡影。陳老先生皺了眉道：「這個我們也知道。不過誰坐天下，也免不了要百姓，沒有百姓，誰替他捧場？競存道：日本天皇，有日本老百姓捧場，要中國人捧場作什麼？我先說着，你向後聽。儂若天津失守了，原先那些販賣海洛英，扎嗎啡針，以及開鑿子的日本人，都是中國人的天皇，中國人要捧場，只有捧他們，還想捧日本天皇嗎？陳先生苦笑着道：也不至於吧？競存笑了一笑，沒多說，在屋子裏拿出兩張報來，笑道：我知道陳老先生，爲了這個來的，拿回去聽吧。陳老先生見他有些不高興的樣子，只好拿了報回去。不到一小時，他滿臉帶了笑容，送着報走了進來。競存見他有了笑容，這是在他臉上，打破了一星期以來紀錄的事，便也禁不住笑道：有什麼好消息報告？陳老先生笑道：我有一個親戚在省政府裏作事，剛才他派人送了口信來，說是我們派了代表在法國地同日本人接洽，日本人的要求，大致我們可以答應。在河北的保安隊，今天晚上可以撤退。競存道：老先生以爲這是好消息嗎？陳老先生道：這樣辦，天津就打不起來了。競存點點頭，一個字沒有批評，在衣架上取下長衫披着，拿了草帽在手。小馬在屋裏跑出來問道：張先生出去嗎？競存道：我要出去打聽打聽消息。你把細好了的書箱，送到英國地吳先生那裏去。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向大門外走，陳老先生跟在後面扯着他的長衫。競存站住了腳，回過頭來，他低了頭，在老花鏡框眼子上，抬着眼皮向前後都看了，然後低聲道：張先

生，您政界上熟朋友很多，他們總是在法國地國民飯店，進進出出的。你到那裏去打聽打聽，就可以知道真消息。魏存道：打聽出來了又怎麼樣？陳老先生道：咱們這前前後後幾條胡同，也可組個自治會。別以為這就是漢奸。有個自治會，中國地面軍警退了，咱們也可以自己照應自己，免得地痞流氓出來打搶。魏存淡笑一聲，逡自走了。三小時以後，魏存由英法兩租界回來，所得的印象，是漢奸遍地，官無歸志。相反的却又軍心憤慨，力求一戰。在這種情形下，無論怎樣觀察，也難下一個和戰的結論。但回到河北時，出乎意外的，却是大街上的鋪子，十之八九是照常開了門營業，零落，兩天的人力車，也有往日一半的數目，在街上來往，偶然還有一輛破舊的汽車，搖起地面上的灰塵，有兩三尺高，拚命跑過去。車頭上插着一尺見方的卍字旗，車裏坐着蒼白鬍子的老人，穿了三十年前流行的半截長衫。在五馬路的斜角，簇湧着一幢五層的高大洋樓，那是鐵路旁的紗廠，屋頂上飄蕩了一面太陽旗，街上人來往，並沒有誰注意到這個。胡同口上，歇了一挑子大西瓜，七八個短衣人圍着講價。自己正要走進胡同的時候，一個賣切糕的，推着獨輪車子出來。在車子面上的那塊木板，白布蓋了小牛面，布外替着三十個大銅子兒。魏存道：掌櫃的兩天不見，你又上街了。賣切糕的嘆了口氣道：什麼法子呢？我們是一天不幹，一天就得挨餓。天天戒嚴，若是不作着一點生意，日本不來，也許先就餓死了。拉車的小三子

，是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，將人力車倒放在胡同口裏，人坐在腳踏車上，向後盤腿坐在車子裏，笑道：喂！三大枚切糕。吃得吃，樂得樂，小日本大概也不會和咱拉膠皮車的人作對。魏存道：小三子，你不怕亡國？他嘴一撇道：亡了國活該，我還拉我的車。魏存看了看了這些，心裏是陣陣的發生許多感想。最奇怪的，便是陳老先生家裏的兩位少奶奶，胆子也大起來，將平常每日每下午要作的功課，也恢復了，同站在門口望街。他們是純北方式的舊型婦女，儘管彼此十分熟習，見面並不說話。只是帶着三分呆意的眼光，向人看着而已。今天老遠的望到魏存走來，一直目送他走回家去，好像在他身上，可以搜刮出許多和平希望。魏存剛進大門，就聽到身後好幾個人咕噪着道：去問問罷，張先生回來了。表面上似乎還是鎮定也許是麻木一點了。但一想起和平有多少希望呢？立刻會憤怒起來。這兩位少奶奶如此，現階段全天津的市民也是如此。

六 暴風雨將來時

這是七月二十八日的下午，依然是七點鐘戒嚴。當馬路上斷絕行人的時候，天色還沒有黑呢，好在昨天也是如此。大家已是經過一度緊張生活的，不十分覺得可怕。胡同裏頭左右街坊，還是悄悄的開着門，彼此找着談話。平常在十條胡同裏的鄰居，見着面頭也不點。現在全胡同裏人，跑得只剩下十分之二三，大家就陡然親熱起來。鄰居們都爲了陳老先生推重競存，大家陸續續到張家找競存問消息。其實也知道競存與中日軍事當局，並無關係。但大家總以爲聽了他的推測之詞，也比較有頭緒一點。及至競存說到時局險惡戰事大概難免，各人都很懊喪地，帶了這消息回去。競存覺得這樣直說，未免過於掃人家的興，最後幾個人來問，便折衷兩句道：時局當然險惡到了一萬分，能走的人，最好馬上就走。但議論和運動，始終有人在奔走着。聽了這話的人，又疑惑着道：到了這個時候，還議論和嗎？競存心裏想着，你們全愛聽議論的消息，就這樣告訴你們了，你們又認爲不可能。明知故問，這又何必？由七點

鐘到八點鐘，差不多有十個人來說消息，競存覺得是不需要的一種無聊應酬，因放下了竹籬子，息了電燈，一人在書房裏枯坐。告訴小馬關上大門。再有人來，就說已經早睡了。自己把心定了一下，雖然屋子裏還很熱的，但是感到自己需要一些時候極端的清靜，因之，斜靠了書棹，向窗外的天空看着出神，見那繁密的星點，整堆的照耀着，想潛明日又是更晴的天氣。在南京的人，也許還邀着男女朋友在玄武湖裏盪着遊船。妻是到了南京了，正和兄嫂們在院子裏乘涼，說着天津的情形。北平城外，又在開着火吧？二十九軍的兵士，在高梁地裏，黑魃魃的向前換。天津，南京，北平，還有其他的所在，都在遭成羣的星光下，而環境是絕對的不同。宇宙真是一個謎，想着出神，眼睛也只管向天上看去。忽然幾道白光，向天空裏橫斜交叉的照耀着。有時掠過這裏的屋頂，連屋頂上蹲着一隻貓都可以看見，漆黑沉靜的夜裏，看到這種白光，那是更添了一種肅殺之氣。競存也是正向着天空幻想，想把自己的幻想，更得着一個結論。却聽到斷斷續續的有人敲着門。小馬在院子裏問道：誰？張先生睡覺了。外面有人答道：小馬你快開門。我有要緊的事，同張先生商量。小馬道：是馬上要走嗎？陳老先生，你還明白了。他道：不，我有好消息報告。小馬聽說是好消息，禁不住就來開門。隨着陳老先生進來，一面叫道：張先生，有好消息了。競存只好迎到院子裏來，笑道：這樣子，老先生你簡直一夕數驚。我看你想破一點，明天

下午，一塊兒同我離開河北罷。陳老先生道：我想可以逢凶化吉了。剛才我遞着胡同口上孫先生卜了卦，大概明天十二點鐘以前，可以脫離危險。卦上還說，今天戌初有點小驚動，現在日本人射着探照燈，不是證明了嗎？孫老先生的器很靈的。競存笑道：老先生就是來報告這消息的？陳老先生道：我也超過牙牌數，全是上上的卦。我親戚報告保安隊今晚上撤退的話，大概不會錯。競存不看他是一位老人家，真恨不得一脚把他踢出大門去。正呆着還沒有回答，黑暗中有人叫了一聲馬二哥。小二道：楊老七，這時候你還來啦。星光下，競存看到一個打了赤膊，肩膀上搭着一件短褂子的人。聽他聲音，知道他是胡同口常停着車子的車夫。便道：早就戒嚴了，你們還是亂闖，仔細警察捉了你去當漢奸。楊老七道：沒關係。槍斃了免得在世上活受罪。我來無別的。明天張先生要送東西到英國地去，交給我辦罷。小三子這小子亂搶生意，明天不能再要他拉。競存道：你們這些拉膠皮車的，太沒有義氣。現在什麼時候了，還這樣鬧意見。楊老七道：張先生，你明天別讓他拉，他要是拉了，我用拳頭和他算帳。說畢，一路囉唆着去了。陳老先生一邊聽着，兀靜了一會突然問道：張先生，你看今天晚上沒事嗎？這探照燈，今天晚上照得邪行。說時拾起頭來，向天空四週說望着。競存笑道：這樣說起來，孫先生的卦，老先生的牙牌數，還是靠不住。小馬道：老先生說送好消息來，我喜歡得什麼似的。結果，您還是來問我們張先生

。陳老先生道：小兄弟你知道什麼？人到急了的時候，只有信命。若是比命更有可信的，當然信那個。就有聽他的話音，有些嚙嚙，這就拱了手笑道：老先生，你回去休息罷。明天好早一點兒起來，作一個商榷。陳老先生緩緩的走着，走到了大門口，却又回轉身來叫了一聲張先生。競存因他叫得很響亮，以為他又有什麼新的發現了，就搶上前一步來問話。老先生對存競呆的對立着，約莫總有五分鐘之久，沒有說出口來。競存倒忍不住了，笑道：老先生覺得怎麼樣？陳老先生道：我必覺得怎麼樣就好了。您明天早上一準走嗎？競存道：那還要看看形勢。因為我還有一部分書箱，沒有收拾起來。非萬不得已，我也捨不得犧牲。但實在的說，也不會挨過明天的。請您明天早上到我這裏來罷。陳老先生嘆了一口氣，搖着頭回去了。劉媽在身後插言道：張先生，我給您端了一把椅子出來，您在院子裏騎騎兒罷。收拾東西，送東西。這大熱天，您就够累的了。這些昏頭雞似的街坊，沒事，儘向這裏來打聽消息，這裏又不是報館。張先生，騎一會兒罷。給您熬了菜豆稀飯，現在涼着。競存道：你們吃罷，我先騎一會兒。劉媽道：稀飯熬的多着呢，有一大鍋。競存也沒理會她的話，在院子裏藤椅上躺下。雖然是九點多鐘了，天空裏依然沒有一點風，繁密的星點羣裏，有幾顆更大更亮的星，不時閃爍着，這更象徵着明天要加情的燥熱。環境和昨晚一樣，除了偶然可以聽到火車跑過去的聲音而外，又是一切都沉寂過去。競

存受了累的人，在椅藤子上得着安全，也就睡過去了。朦朧中，彷彿人在南京玄武湖的遊船上，正帶着妻兒，領略六朝烟水。那湖面上的清風，悠悠的送到人身上，讓人感到清涼透骨，需要加衣，驚醒過來，看着天上的星宿，還是那樣繁密，槐樹頂上的銀河，可斜掛在天的一角。就存一抹兩手臂，還只穿了一件短袖汗衫，便要進屋子去睡。坐起來出了一會神，只偶然聽到水蓬裏的青蛙，隨風送着斷續的聲音過來，此外是沒有一點響動。在那星光下的屋脊，暗沉沉的表示着這大地的人，都睡熟過去了。這也不過是平常的一幕夜景，而在這時的情緒裏，就覺得更有一種特異之處。而是一種什麼特異之處，可不能抽象的定下一個名詞。於是低下頭只管出神，想玩味得一個結論。就在這時，只聽到半空裏刷的一聲。既清脆，又凄冷，在這無時無刻不在恐慌的當兒，立刻斷定這是槍聲。便站起來，抬頭向天四週張望。天空依然是那些繁密的星宿排滿着，沒有一點異樣。可是刷！嗚丟丟！刷，拍拍。那些不能以文字形容的響音，斷斷續續而起，便叫道：小馬，劉媽，快醒醒，事情不好了。小馬在堂屋裏翻，搭了被子睡着，一個翻身，滾到地上。他爬了起來，奔出院子，就摸索着大門。就存道：你這幹什麼？還打算出去嗎？槍聲響了，你也聽聽。小馬道：我也知道。我臨闖大門，是不是闖好了？劉媽這時也起來了，一面走着，一面哆嗦着聲音道：張先生，道……這可出了亂子了。怎樣……她咳嗽一聲，却滾在院子地上。

競存道：別亂，先鎮定一點，亂也是無用。這時，槍聲已經大起，劈劈拍拍之聞，還轟隆一下，又轟隆一下，響起了大砲。競存道：劉媽，你怎麼了？老坐在地上。劉媽道：我忘了下台階摔在地面上，沒什麼關係。小馬在大門洞裏道：這槍聲越來越近了，好像這五馬路口就有事。競存道：你老在那裏站著幹什麼？日本兵打來，你抵上大門，就擋得住嗎？小馬道：我兩條腿，有點兒發軟。劉媽帶著淒慘的笑聲道：誰說不是呢？我心裏只跳。她說時兩手扶了台階，爬到屋檐下柱子邊，抓着柱子站起來。競存道：你要害怕的話，找張涼席，鋪在牆腳下，躲在上面罷。劉媽道：也不見得砲彈就落在牆頂上。競存道：那我也不敢保險，小馬怎麼了？說時，走到大門洞裏來看時，他倒照競存的話實行了，一捲棉絮似的，躲在牆角裏地上。競存笑道：你若是腿軟了的話，就這樣騎着也好。再回到院子裏來，却見劉媽跪在屋檐下向天空磕頭，口裏念念有詞，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。天空應齊她這禱告的是，噼噼的槍聲。競存發生了一種新的感觸，倒站在院子裏呆了。

七 流彈橫飛下

鑄存在這兩個星期之中，時時刻刻，都在爲天津打算，究竟會不會有戰事呢？現在這個隱隱打鼓了，到底是不免流血。但流血是很容易的事，流血之後是不是換得一點價值，這就太沒有把握！只看胡同裏的街坊，老早就預備當順民。只看那些下層階級的人還是愁着每日的衣食。只看自己家裏這兩位傭工，女人在求觀世音，小伙子拿身體去抵上大門。若是那個民族性，都不外乎這一些，那就大事去矣。他這樣想着，竟是忘了天空裏在響大砲。只是站在院子中間出神。劉媽拜罷了薩菩，已是坐在階沿上，問道：張先生，您這是怎麼了？還是我個地方避避。您瞧，這子彈直在頭頂上飛。鑄存這才走到屋子裏來，問道：劉媽，你到廚房裏去澆一點水罷，這樣子，今晚上是不用打算睡覺的了。你現在腿不發軟了嗎？劉媽道：不要緊，我活了五十歲，沒有作過一件虧心的事，命裏也不應當遭橫死。再說，在劫的難逃，命裏真註定了我有這一劫，躲也是躲不了。我想破了，一點也不害怕，我這就同你燒水去。說着，直

順了屋簷，向後院走。就在這個時候，！嗚！唧唧唧，唧，一個砲彈橫空聲，由頭上飛過去，教人毛骨悚然。而且接着噉溜一響，拍的一聲，打在屋頂上。小馬在大門洞子裏叫道：流彈流彈！驟開驟開！競存走出堂屋門口想喝出來，眼一陣漆黑，兜胸一撞，撞得人倒退了幾步。看時，是劉媽跑了進來，對撞一下，她也倒退得和門碰一下。競存道：你好好兒又向回跑幹什麼？劉媽喘着氣道：子彈就落在咱們屋頂上，小馬又直嚷驟開流彈。競存道：你不是說不害怕嗎？劉媽道：可是這些大的小的聲音，讓人聽着，真沉不住氣。競存道：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要你作什麼，你找個地方躺下罷。小馬，你再不許大驚小怪亂嚷，附近有防哨的兵，仔細當你是漢奸。小馬沒答復，立刻院子裏沉靜下去。但大門裏沉靜了，大門外却開始熱鬧着。軋軋的汽車聲，喳喳的隊伍步伐聲，拍達拍達的斷斷馬蹄聲，就在這胡同口外的五馬路上牽連不斷。那遠處的槍聲與砲聲，這已鬧成一片。當初二三處響着，彷彿還像舊歷大年夜的爆竹聲，現在好像四處八方都在開火。每到步槍機關槍猛射擊的時候，很像是鄉間水渠開了閘口。狂流奔騰而下，又像是樹林裏猛烈降下了暴雨，各種枝葉，讓雨點打擊着，分不出點滴之間的聲音。隨着也就想到，這週圍前後都成了火鏡，明天早上，打算離開這裏，恐怕是不可能了。想到了一切困難，全在後面，倒反是不必想了，到屋子拿出烟捲來，就靜坐在堂屋裏藤椅子上，緩緩的抽着烟，只聽四週的戰聲

。電燈是不亮了，不知道電線斷了，或者是電燈停了電，黑魆魆的坐着，也看不到同屋子裏這兩位難民是何種景象。左右街坊，並沒有燈光由牆頭上射出來，看他們家的屋影，似乎都添了一種向下蹲躲的姿勢，偶然發現一兩句說話聲，都透着嗚咽的意味。競存面前那一小粒火星，微微的在黑暗中移動着，可想他是在拚命的抽咽捲。突然間，面前一個黑影子一伸，倒駭了一跳。他道：張先生，不不，不好，咱們大門口，有兵佈防了。競存道：小馬叫你不要大驚小怪，你還是這樣。你是怎樣走進院子來的，我倒沒有看見。小馬道：我是爬進來的。競存笑道：你別替中國的青年人活現眼了。這也不是陣地上，憑什麼走路都要蛇行？小馬道：這不是陣地嗎？請您到大門口瞧瞧去。競存聽了兩小時的砲聲，實在忍耐不住。真的走出了院子，來開大門。兩扇門剛是打開，身子還不會完全露出。就有人在胡同裏友喝一聲道：幹嗎的？隨了這一聲喝，星光下看到有人跑來面前，刺刀尖正對了胸脯。競存道：老總，您辛苦。我是這裏住家的老百姓。家裏熬着現成的菘豆粥。若是您願意喝一點兒的話，我就送來。那人道：我是二十九軍一個兵士，同咱排長在五馬路口上佈防。兄弟全都渴的不得了。半夜三更，子彈亂飛，又不好敲老百姓的衙門，真他媽的糟糕。競存道：沒關係，沒關係。我家裏有涼茶，也有菘豆粥，您進來喝一碗。兵道：咱官長說話啦，愛百姓就別進老百姓的家。咱當兵，咱家裏也是百姓。老鄉，您有這好意，把

菘豆湯送到馬路上去，讓咱排長同兄弟們全沾點光。魏存道：我就怕不能亂走。若是可以送去的話，當然放穿。兵道：我帶着您去，就沒事。魏存叫聲等着，就到廚房裏去，把整瓦盆的茶豆粥，放在一個空網籃裏，又帶了幾隻碗和筷子。叫道：小馬，來，你同我把這一隻籃子抬到馬路上去。咱們的命一樣大，我能去，您也能去。小馬沒言語拿了一根門扛來，因道：那我抬後頭。魏存笑道：你就抬後頭罷。回來的時候，拾後頭更危險。小馬道：我還是拾前頭罷。魏存笑着，和他抬出了大門。兵先拿着碗舀了一碗菘豆湯站着喝過。哎了一聲，表示贊美。笑道：老鄉，你把這菘豆湯送出來，真是雪裏送炭，他放下碗到籃子裏，在引着路，低聲笑道：你見着咱李排長你別說咱先喝了一碗，我實在渴得很。魏存道：我不說就是。其實老百姓看到老總們打仗，自己情願把東西送給老總吃，這也不算犯軍規。兵道：不，總以不罷為妙。魏存笑着答應了。這時電燈全滅，馬路在昏暗星光下，越顯空蕩。在胡同口上，就橫着一輛大卡車，上面並沒有什麼，似乎是派着兵士來的。繞過了卡車，就看到斜對過小胡同口上，有個影子出來，接着喊出了口號，這邊的兵答應過了，又告訴他是送菘豆湯的。他道：你們別全喝完了，給我留下一碗。魏存道：老總，你若是離不開這兒，你就喝一碗罷，碗現成。說着，放下籃子，舀一碗湯送過去。他左手抱着槍，右手端過去，仰着脖子，連氣也沒轉換一下，咕哪一陣，把空碗送了回來，笑

道：我沒管出來是甜還是鹹的，就全送到肚子裏去了。魏存道：那末，您還喝一碗罷。他道：呵！別！別！馬路口，咱還有好些個人呢。魏存說了他一聲真義氣，拾了籃子順馬路遠走去，那大兵先跑過去報告了，然後再跑回來，迎著魏存過去。在五馬路口上，離魏存家不到一公里，原就堆着沙包，設下防禦的。在那沙包上面，架着一挺機關槍，另有十來個兵，全拿了步槍，在沙包前站着，隨了那引路兵的後面，有一個掛盒子砲的人走了過來，突然站定，向他敬着軍禮。魏存放下担子，立刻說不敢當。兵道：這位先生，這是我們李排長。魏存道：排長，辛苦了。想着各位一定是口渴，拾了一點菜豆湯給諸位老總解渴。李排長道：多謝多謝。有道是發兵千日，用兵一朝。我們軍人，平常吃喝着老百姓，國難來了，我們打仗是本分。算得什麼。李得棧，來，把這盆菜豆湯你們抬過去喝。黑暗中，就有人把網籃拾到沙包下去。隨着有人送上一碗，李排長，他就站在路上喝着，和魏存談話。魏存道：排長沒有遭遇到敵人嗎？李排長道：我們是走鐵道上繞過來的，遇到幾個日本鬼子，把他們全給幹了。這附近通新站又通紗廠，怕鬼子由這裏穿過去。每條路口上，都有人把守着的。老鄉，你們老早怎不搬家？這裏是火線上。魏存道：我們沒想到今天會動起手來的？李排長端起碗來，早是把那碗湯水，完全喝光了。這就將筷子爬動着碗裏的幾粒飯顆與茶豆，一陣扒撥，將碗放下來。搖了兩搖頭道：想不到今天動手嗎？若是

依着我們的意思，早就該動手了。無奈我們上司，左一道公事，右一個電話，總教我們忍耐着。小馬插嘴道：排長，我們家就在那前面橫胡同裏，不要緊嗎？說時，他抬起手向馬路那頭指去。李排長笑道：你想罷。我們在你們胡同口上守着，你胡同口上就是火線。小馬沒作聲，把放在地面上的門扛拿起，抗在肩上。問道：各位老總喝完了沒有？有人答應着喝完了，小馬過去，把網籃穿在門扛上，一肩抗着走過來低聲道：張先生，咱們走吧，這是人家打仗的地方，咱們別在這兒打攪。李排長將碗筷送到網籃裏點點頭道：對了，你們走罷。競存道，李排長，我家住在五號門牌。弟兄們要茶要水的，只管派人來取。祝你全軍勝利。談完了，再掉轉身來，已看不到小馬。在這極十分嚴重的警戒線裏面，當然不能放大小馬子喊人，也就只得順着馬路邊人家牆腳下向家裏走，看着到胡同口上了，就是噓的一聲，不知是那裏來的一顆子彈，由頭頂上響過。競存却也有些愕然，正站定了脚四週看去，不想劈劈拍拍拍聲響起。那頭上飛過的子彈，噓噓噓噓，在兜裏的響音裏發着淒慘的哭泣聲。競存看看自己家門，還隔了一條長胡同，要跑回家去，却有相的當危險，眼前正是那輛大卡車擋住了路，繞過卡車，便是馬路中心，危險性更大，只好把身子一躍鑽到卡車底下去。在卡車下面向外張望，只聽見馬路當中卜卜作響，被子彈碰彈的碎石和沙子，直冲到卡車上來，沙沙有聲。再聽前面那守禦線的所在，只斷斷續續的放出槍去，並

不怎樣積極。這樣總有一二十分鐘，於是那挺機關槍猛烈的響起來。在機關槍響之後，很激昂的聲音一陣喊叫着殺，立刻槍聲人聲全止，競存先還沒聽出個究竟，跟着然後省悟，這正是我們的軍隊，衝出了防禦物，與敵人短兵相接了。萬一不好，敵人就可以到面前來。半空裏已沒有了飛舞的子彈，還等什麼？因之就在卡車底下，鑽到胡同口裏面去，到了人家牆腳，一陣狂奔着跑到了自己的門口。大門半掩着，小馬已迎出來了。他道：張先生回來了，好極好極，劉媽正抱怨着我呢。我守在這兒沒敢進去。競存道：快關上大門罷。馬路上已經闖了火很久。敵着門也許會讓人衝進來。小馬聽說。砰砰蓬蓬，將門關得亂響。劉媽哆嗦着走到院子裏，顫着聲音道：張先生，你回來啦？剛才這一陣槍子亂飛，怕死人，您布那兒躲着？小馬這孩子，太不懂事。你同先生出去，你一個人先逃回來。競存道：不要緊。不要緊。要是像你們這樣說，響着槍聲的地方，凡人都會受傷，那戰場上還會有完人嗎？一言未了，咚的一聲，小馬在大門洞裏喊起來道：哎喲，我腿斷了。終於是出了亂子，競存劉媽都嚇得心房亂跳。

香殿之夜

七 流輝積飛下

五〇

八 炸起了中國男兒的怒火

天空裏的亂砲聲，又是近近遠遠的響着。小馬這一聲喊叫，來得非常之猛，教競存不能不相信他是受了傷。不顧危險，立刻跑到大門洞子裏來。見小馬蹲在地上並不作聲。競存也就跼到地上來，伸頭望着問道：你是那隻腿受了傷？怎麼打斷的？小馬道：打的是右腿。競存道：我瞧瞧，斷到什麼程度，小馬道：我手上拿着呢？競存道：什麼？整個兒斷下來了嗎？你痛不痛？小馬道：這邊不痛嗎？競存道：這糟了！來，我滑到屋子裏去躺着，先找點東西來網上。說着，就伸手來攙他。小馬閃着身子道：休息了這樣久，我痛過來了，扶着牆我能走進去。競存道：一條腿能走路嗎？這是你痛得麻木了，神經失了知覺。等一會你神經恢復了感覺，你隨着誰，你會痛得叫爹叫娘的。還是我來攙着你，沒有錯。正說着，劉媽拿了一枚洋燭，顛着碗的來了。口裏還道：真造孽，這孩子是怎樣弄的，會把腿給打折了。她一面說着，一面彎了腰，將燭光向小馬身邊照了來，見他擡起兩隻膝蓋來，便道：你兩隻脚不是好好兒的證

在地上嗎？怎麼說是打斷了？小馬道：誰說打斷了？競存道：你不是說斷了的腿，還在手上拿着嗎？小馬道：那裏是拿着斷腿，有那能耐，我也會來個盪腸大戰。我是拿着門杠。說時手上將一截斷木扛舉了起來。競存回想到剛才說話的一番錯覺，不由笑了起來。因道：這不怪你，我也讓大砲震昏了。有人腿打斷了，還會在手上拿着的？劉媽道：我也是聽着納悶，這孩子真忍的住痛。斷了的腿，會拿在手上。競存越想越好笑，忘了這是極危險的時候，走到院子裏來站着，把這個岔打過去，心算定了，立刻聽到嘩嘩的飛機聲，在空中響起來。抬頭看時，院子外的兩棵槐樹，已經在屋頭上顯出了枝葉的形狀，雖然有幾粒很亮的天星散漫在半空裏，可基天已變成乳白色了。想到昨日一天亮，日本飛機就飛了起來，倒也不覺得有什麼奇異之處。就在這時，三隻飛機成品字形，在槐樹頂上直穿過去。看那高度，離着屋頂，也不過兩三丈，飛機頭上的螺旋槳，看得清清楚楚。飛機過去，玻璃窗戶震得格格作響是不必說，就是支棚頂上的灰塵，也篩篩似的落了下來。小馬在門洞子裏罵道：還能飛下來嗎？再要向下落，就該擦着屋頂了。競存道：胡同外面，也許有敵人在那裏守着呢，你嚷些什麼？只這一句話，還沒交代完。早就震天動地的聽到轟隆一聲。隨着天空火光一閃，小馬已是走到院子裏來了，將手摸着額子，連連的搖了幾下頭道：這真受不了，大砲……他來不及說完這句話，猛烈的毆在地上。競存道：快進來罷，這不

是大砲，這是飛機扔炸彈。劉媽手扶了房門，呆呆的昂了頭向天空望着。因道：這越來越不成話了。剛才那一下子響，我覺得站着的這塊地都有些搖撼。這炸彈在那裏扔着？大概就是新站吧？魏存也默然站着，站在屋檐下，也是對天空看了出神。那曉得在炸彈響過之後，那轟隆隆的聲音，就接二連三響起，有時很猛烈，真是劉媽的那話，連地皮都震動着。有時又很遠，但只轟轟響了一聲。小馬道：他媽的，這小日本真下得去這毒手。這一炸彈下去，要炸死多少人？魏存也不理會他們，只發了眉頭子，在堂屋裏站着，不時向天空裏看去。這時的天空，果然有些異樣。槐樹最高的枝上，抹了一片黃色的金光。當每日這時，在牆上喳喳亂叫的麻雀，現在也不叫了，只縮着脖子躲在屋檐下站住。每當它們不知所可的飛起來，便是日本飛機由屋頂上經過。現在日機不是三個一隊的飛着了。彷彿在半空裏排着走馬燈似的，有一架飛過去了，隨着又是一架飛過來，約莫在一小時以內，所聽到的炸彈爆炸聲，總在五十次以上。飛機在屋頂上繞飛的次數，那更是記不清楚。除了初次爆炸，還聽到左右街坊，喧嚷了幾聲而外。以後就像深夜裏一般，什麼響聲都沒有了。飛機嗡嗡的聲浪遠了，轟炸也沒有了，魏存定了一定神，覺得不但大門外面沒有一個生物的動作，就是劉媽同小馬，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。連叫了幾聲，也沒有子答應。直找到自己臥室裏去。見椅子上堆了兩個網籃，網籃上又堆了幾床鋪蓋。小馬很自在的躺在椅上

底下。魏存道：劉媽呢？小馬道：我告訴她了，叫她躲到床底下去。現在飛機不扔炸彈了嗎？他說時，兩手爬在地板上將半截身子伸出掉面來。魏存笑道：你要是害怕，你就在那裏躲着罷。說着，再到劉媽屋子裏去。她倒沒有躺在床底下，將一床被沒頭沒腦蓋着，橫躺在床上。魏存笑道：快把被掀掉。這聲大驚天，炸彈不炸死，倒會讓棉被悶死。劉媽將被一掀坐起來，額角上汗珠子雨一般的滴下來。兩眼發直望了魏存。魏存笑道：小馬叫你躲到床底下去，爲什麼你這樣在床上躺着？劉媽道：我以爲是躺在床底下呢。魏存道：你鎮定一點，不用太害怕了。現在到了這生死關頭，害怕也是無用。人越怕越糊塗。倒不如定住了神，還可以死裏求生，想一條出路。劉媽道：這話也說得是。本來我是沒有打算躲着的，架不住小馬直催我。魏存道：現在飛機沒有來了，你到外面來坐着，讓我到胡同外面去看看情形。劉媽站起來道：嗚！你可別去，昨晚不上也是把路斷住着，差一點兒回來不了嗎？魏存道：仗也不能老在那裏打。我要是不出去瞧瞧路線，咱們要逃走，知道向那兒跑？劉媽道：這樣說，您就去一趟罷。您多加小心。魏存也沒理會她，自開了大門走出來。還沒有出胡同口，聽到後面有人說：是張先生，是張先生。魏存回頭看時，陳老先生帶着兩個兒子站在胡同中心。還不會向他打招呼，三人已經追到面前來了。陳老先生穿了兒子的長袖汗衫，衣肥人瘦全不相稱，挺大的領圍子，連兩排胸脅骨，全拱了出來。扛着

兩隻肩膀，頭彷彿是凹了下去。眼睛眶也陷成一對肉窪，顴骨是格外的撐起，這就映得他幾根兩三寸長的疏稀鬚鬚，也越發的焦黃了。競存陪笑道：老先生受驚了。老先生兩手互抱，把拳頭連拱了兩下。搖着頭道：真受不了。我們一家人，女的哭男的歎氣，一點兒主意沒有。剛才聽到張先生家裏大門響，我們趕着開門出來，要向張先生請教，您瞧我這一家子人，男女老少一十三口……他哽咽着說不下去了，將右手抓住汗衫長袖頭子，去揉擦眼睛。汗衫的胸襟上，早是滴了好幾點淚水，競存看到，老大不過意，便笑道：老先生，您只放心。我要有辦法離開天津，一定替您想個辦法。陳老先生聽說，抱着兩隻拳頭，只管作揖。競存道：老先生，您請回去罷，外面危險，陳老先生道：我也願意跟張先生到外面瞧瞧去。老早的看好了路子，將來也好逃走。說着，和競存一塊兒走出胡同口。看那大馬路時，家家緊關了門，固然是和前兩三天一樣，今天更奇怪的，却是前兩天在馬路中心站的警察，是絕無僅有的生物，現在也不見了。空蕩蕩的這裏就是一條死過去了的馬路。東面和北面，有好幾處火線，黑烟直冲半空，在大燒房屋。陳老先生搖了兩下頭道：想不到兩天功夫，把一個花花世界的天津，糟塌到了這種樣子。競存走到街心，四週看看，只有馬路邊睡着一條狗，在他身上，流出很多血，好像是中了流彈的。此外沒有一點戰爭的痕跡。昨天晚上，那樣猛烈的鎗砲聲，彷彿在屋子前後，也已經開了火。現在遠

遠的地方，雖然還一陣一陣的槍砲聲傳來，但是已不感到怎樣可怕。不過鼻子裏，時時嗅到硫磺味，讓人有些特別的感觸。便向陳老先生道：昨天晚上，這馬路上就開過火的，雖是沒有什麼痕跡。這光景，戰時氣味也够濃厚。前面堆着沙包就是我們的防線了，咱們一塊兒瞧瞧去。假若有受傷的士兵，咱們也可以盡盡力量。說着話，信步走向前。還不到那堆沙包前馬路上，飛了一片浮沙，在過去不到一丈的地方，路面上凹下去一個兩三丈深的窟窿。便道：呵！怪不得有兩下炸彈非常之響。這個地方，他們也扔下一顆炸彈了。您看，這樣一塊大碎片，碰在人身上，那還有了命？說時他彎腰在地上撿起一片尺多長，三四寸寬的鐵板來。陳老先生扯着他的衣服道：聽！聽！飛機來了，走罷。魏存看時，在市區西角，有四架飛機繞着，隨了幾響轟轟之聲，有一股黑煙，像捲起的大海狂潮猛烈向天上射去。早上的太陽，被雲遮掩着，半空裏略嫌陰黯，在半空裏舊有的黑烟還騰騰着，這新的黑煙又沖了起來。那硫磺味也隨着濃厚，像附近人家放過了爆竹。老先生又道：張先生，別只管看火了，飛機來了。他不能再等，說畢，向回家路上先跑。魏存看時，有兩架飛機，由西飛到南邊去，轉過頭，正向這裏飛。便喊道：別亂跑，接着驕慢的走。老先生跑得跌跌倒倒，右手上提了一隻鞋子左手抓着褲腳。右腳穿鞋，左腳光着。兩位少先生跑幾步，又站着等一會。等的時候，不住抬頭向天上看。那時真怪，呼的一聲，兩架飛機

，由頭上飛過來，直撲到對面十字街口去。大家雖然心裏害怕，可是飛機這樣的搶了過來，它到底要作出一些什麼事來，也禁不住跟了飛機尾子看去。這就看到每隻飛機上，全有兩個筒形的影子，向人家屋頭上落下。轟隆一聲，便是一陣黑烟沖霄而起，突然一陣大風，向人猛撲了來。接連着幾下轟隆之聲，便有幾陣黑烟沖起，便有幾陣大風。隨了這黑烟，屋頂上冒出火光。同時，也不知人是由那裏來的，一大羣像衝到了竹籠的鴨子一樣，顛頭倒倒在馬路上亂跑，大人口裏亂喊，小孩子口裏亂哭，向馬路這邊直擁過來。剛才扔炸彈的飛機，本是向對面直沖過去的，炸彈扔下，飛機也就去遠了。不想它身子一轉，繞了大半個圈子，又飛到了十字街口。逃跑的老百姓，剛喘過一口氣，一見飛機來了，繼續再跑。不但跑到了馬路中心的人，又跌又撞的走，而且兩旁關門閉戶的人家，三三五五吐出人來加入馬路當中。這一羣逃命的難民裏去，於是馬路當中的這一羣人，就像被狂風吹動了的海水一般，向前直湧。有的身子走得虛了，倒在地上，後面跟的一羣，便一齊被絆着倒了下去。這時街上的秩序雖然很亂，可也沒有誰肯在人身上踉蹌去。前面有人倒在地上，後面的人也就只好站定了腳，呆呆望着。這一望，不免有兩三分鐘的猶豫，那繞着大圈子的飛機，已到了頭上。只看它把長翅膀微微的斜着，卜卜一陣機關槍響，那擁擠在路頭上的人，好像額牆上的亂磚，一個跟一個的，向地面上直倒。路上逃跑的人，看到這許

多人隨了機關鎗倒下去，越是拚命的狂奔。那駕駛飛機的敵人，彷彿看到這種事情，是一番很有意義的娛樂，第二次再繞着圈子過來，又臨到逃難人民的頭上。魏存當飛開第一次掃射的時候，蹲下了身子，藏在一戶小店的土櫃台裏。飛機去後，不敢遲延，挨着路邊牆腳，趕快的向家裏走。這時，只剛走到胡同口上，那咯軋咯軋的響聲，把空氣都帶着顫動了，眼見飛機又要飛臨到頭上，立刻把身子一縮，藏在人家牆角裏，微伸了頭張望。只着馬路上那那些個被飛機控制着的人，沒有一個知道我掩蔽處所把身子藏起來的，全是在飛機前面狂跑。心裏又可痛，又可憐。那敵機好像要表示它的得意之作，由颯夷彈燒着的房子上撲過來，還穿過了屋頂上直射雲霄的烟霧。到了馬路頭上，更向下飛，人的手伸起來幾乎可以抓住飛機。唯其是機身飛得這樣低的緣故，那機關鎗子的效力，格外來的大，隨着飛機的影子，在地面上閃電似的掠了過去，早有幾十個人應着飛機翅膀下呼的一聲慘響，躺在地上。等飛機過去，那些在馬路上擁擠着的人，算是長了一番見識，不在馬路上跑了。看見了大小橫胡同，大家不分高低，像驚散了的蒼蠅四處亂鑽。因之飛機第三次飛來的時候，馬路上的人已經很是稀少。大概敵人覺得屠殺的這少數人，不夠痛快，沒有開鎗就去了。那些藏在橫胡同裏的人，直待不聽到一點飛機響聲，這才紛紛的走上馬路來。這時，十字街口燒新的房屋，已有四個火頭，向天空裏亂沖烟霧。眼面前一片霧障，半空火

星亂飛，簡直分不出方向來，天氣就熱，人在一里路外，都覺火餘燄人。但一部份人，並不怕熱，或者喊爹喊娘，或者叫人的名字，還向火餘奔去。魏存想到剛才飛過三次光顧，料着死傷很多，也隨着人看去。不上五十步路，死屍和受傷的，一個挨一個躺着，就塞滿了馬路。尋人的人，有的蹲在地上，對受傷的亂叫。有的撲住地下死屍，號啕大哭。最慘的，是娘打死了，剛會走路的孩子，牽着死人的衣襟哭着叫着。還有小孩子打得血糊週身的，娘倒是抱着在滿地打滾。沿馬路有大半里地，全是哭哭啼啼的聲音。其中有個三十多歲的人，站在路心警察崗位石墩上，把雙手高舉着抬過了頭，大喊道：各位各位，別哭別哭，聽我說席句話，大家着時，他舉了短袖白布對襟短褂，光禿着腦袋，紫色國字臉，下巴上有個大黑痣，胸面前一路黑毛。說起話來，帶些山東味兒，有人認得，那正是醬肘舖子裏掌櫃的。他會站起來演說，連魏存也感着有些奇怪，當然要注意聽下去。那掌櫃的道：我是個沒有知識的人，不許說什麼愛國不愛國。平常人家打咱們一拳，咱們一定得回他一手。現在咱們跟小日本，沒招沒惹的，他燒了咱們的房，又對咱們老百姓，用機關槍掃射，咱們真是那樣容易欺侮的，哼也不哼一聲嗎？你們願意忍受的，趕快走罷。是有能耐的，跟我一塊兒投軍去。咱們當了大兵，有槍在手，多少總要爭他兩個。他這篇話說完，圍着的人，同喊起來，當兵去！當兵去！大家映成一片。就在這時，人羣裏擠出一個一

十多歲的伙子，穿着黃布短褲和藍翻領襯衫，剪着平頭，很像個學生。他搶到警察崗位上站着，兩手高舉亂搖一陣，只喊大家別嚷。經他通跳帶嚷的要求着，算把大家的聲音壓了下去。他道：各位要當兵報國，這是好事。可是軍隊有軍隊的軍規，不能隨隨便便就讓咱們進營去。也許看着咱們裏面有人體格壞，連當名伙夫，他都不要呢。依着我的意見，咱們下鄉當游擊隊去。趁着現在高粱地長的很深，那兒也能去，候在公路旁邊，那一天都可以遇到鬼子兵經過，現錢買現貨，今天要幹，今天就有機會。大家又是哄然一聲。那小伙子又道：自然，現在咱們，就動手，沒有一枝槍，也沒有一顆子彈。可是那沒關係，咱們在公路上挖下坑等着，只要弄翻一輛日本軍用汽車，就有了本錢。有錢的馬上就走，到北倉落債一帶去。那裏是我老家，我還可以找着地方上的人幫忙呢。大家喊着，去去！殺鬼子兵報仇。那個小伙子跳着在人羣裏領頭，馬路上擁擠着民衆，就有一二百人跟了走去。錢存在一邊看着呆了，只管目送了他們走去。這就有人叫道：張先生，還不同去嗎？你家老媽子到處找你呢。錢存看時，是那拉車的小三子，他穿了一件破背心，幌着兩隻光手膀子，在褲腰帶上，斜插了一柄斧頭。錢存道：你還是什麼意思，帶着這柄斧頭欲難民？嗎小三子道：我要砍小鬼。錢存笑道：你不是說滿國亡了活該，你還拉你的車，怎麼你也恨起鬼子來了？小三子道：這畜類太沒有人心。像他們這樣炸，拉車的他也餓不了，這樣

做亡國奴，我不幹。說着，他右手拔出褲帶裏的斧頭。左手伸出一個大拇指，在斧頭鋒口上，摩擦了幾下。搖幌了兩下頭，鼻子還響着哼了一聲。就存心說，心中暗喜，他想着日本人這樣轟炸，炸起中華民族的怒火。這怒火正是我們晝夜企求發生的。現在小三子也有了這怒火。透着中華民族還不是一盆冷灰吧？

卷戰之夜

八 炸起了中國男兒的怒火

六二

九 天津在被屠殺中

這時，天上佈着乳白的雲彩，太陽已藏到雲層深處，地面上成了一種似晴非晴，似陰非陰的光景。除了五馬路口上中了燃燒彈，烟霧升得很高而外。其餘遠遠近近，還有十幾個煙頭，騰繞在半空裏。彷彿這火燄把大地全薰蒸過來，雖然沒有陽光照着，可是還悶熱得要命。在馬路上奔走逃命的人，個個都把衣服濕得透澈。競存在每個人脊梁上面，全看出來是衣肉相粘，才覺得自己的衣服，也是讓汗洗滌過了的，於是趕着回去換衣服。脚是剛剛進大門，震天震地的一下響，一陣杯口大的雨點，隨了暴風，落在院裏。但這雨點，也就只一陣，隨着還有些臭泥味可以聞到。遠遠的在東邊屋頭上，湧起一片煙霧。小馬正站在屋簷下，人向後倒退了幾步，不是牆撐住，就已倒在地上。於是搖了兩搖頭道：我聽見飛機嗚嗚一下怪響，在屋頭上擦過去的。怎樣這些帶臭味的水點子？呵！小日本酒毒藥了。交代了這句，他立刻把鼻子捏着。競存也因為連房子帶地皮，全猛可的一震，也把地震得有些發昏。直等小馬響過一陣

，人才清醒過來。因道：你胡曬些什麼？這還不够驚慌的嗎？還說話自嚇自。我告訴你，這不是飛機洒毒藥，是把炸彈扔錯了方向。扔在這胡同東口，臭水塘裏了。小馬想了一想，兩手拍着道：對了。這要是飛機緩過去一秒鐘，不，一秒也要不了，這炸彈準扔在咱們院子裏。你瞧瞧把臭泥水潑了這一院子。劉媽看到競存回來，由屋子裏老遠迎出來，正想說什麼，被這一聲炸彈震動着，人倒在地上。這時爬起來，也就追到院子裏，對地面上看看，又對天上望望，因道：喝！這可厲害！張先生，我想咱們還是趁早想法子走吧？仗也打了，飛機也下蛋了，你還打算等個什麼呢？她說話的時候，面孔微微的揚着，在那一個毫毛孔裏，也找不出一點笑意來。競存笑道：你的觀音菩薩，現在也不保護你了。自己伸手牽着脊梁上的衣背縫向屋子裏去。劉媽呀了一聲道：我的天，這是怎樣好？競存倒有些愕然，站住了腳，問他什麼事？他道：你自己還不知道嗎？剛才炸彈把塘裏的水潑了起來，潑你這一身。競存笑道：這是出的汗。要是炸彈潑我這一身水，我早已就躺下了，給我打盆水到屋子裏來，我要洗個澡。劉媽道：喲！先生，你還有心洗個澡啦。趕上飛機又在臭泥塘裏扔炸彈，那可不方便。競存笑道：我不洗澡，飛機就下來嗎？劉媽也沒有分辯。在競存臥室裏，安頓好了澡盆與換洗衣服，提了一小桶水進來。當她倒出了水到盆子裏，轉身出去的時候，忽然放聲大哭。競存搶來問道：劉媽，你這是爲什麼？劉媽坐在門檻

上，掀起一片衣襟，兩手捧住，只管揉擦眼睛，口裏還是嗚咽不了。競存道：「你這是爲什麼？你說呀。劉媽道：我也瞧出來了。先生，你是看到情形不好，洗過澡，找一個結局。扔下我和小馬。怎麼辦呢？競存不料她是這樣揣測着，氣得瞪了眼望着她，接着又哈哈大笑起來。小馬在外面搶了進來，兩手叉了腰，向劉媽瞪着眼道：「你幹嗎咒張先生？尋死？別說是張先生這有志氣的人，就是我也不幹。我們必得把一條命拚一個小日本。至少拚他這麼一個。說着，將兩隻光手膀，互相用手搓着。競存笑道：「怎麼着？現在你不害怕了。小馬道：「害怕有什麼用？光害怕是躲不了飛機的。剛才那個學生在那裏叫人當游擊隊，我就想去。只是沒有找着張先生，沒個交代，我不能走。競存笑道：「你胆子那樣小的人，現在倒挺強硬的。小馬將胸脯挺着道：「光胆小不成啦。胆小，日本鬼子可饒不了你。飛機大砲，他鬧他的，咱們還得幹咱們的。咱們要是不幹，白白讓它炸死去。競存道：「好罷。你有這大胆子，就去告訴隔壁陳家人。叫他們趕快收拾着隨身帶的東西，什麼時候有機會，咱們什麼時候就走。外面飛機可在扔炸彈。你要害怕就別出去。小馬道：「不怕，現在我什麼也不怕了，你要我到車站上去，打聽日本的消息，我都敢去。他交代完了這話，立刻就轉身走出門去了。競存向劉媽笑道：「你瞧，現在你不疑心我是尋短見了？說畢，又是一陣哈哈大笑，自到屋子裏洗澡去。洗過之後，檢齊一些衣服，繫了一個大包袱，再向屋子

週圍看看，估量着還有什麼可拿的。無奈那飛機陰險之聲，一陣接着一陣，只管向屋頂上掠過去。雖然每當飛機掠過，連房屋全都被帶着震動了，經過已多，却也不為介意。只是駕飛機的敵人，有意玩弄中國百姓，常常對着人家院子裏，放上一排機關槍。競存每次想到院子裏張望一下，總是被陰險之聲阻了回來。以前自己是極力的鎮定着，不能出院子門，就在屋子裏坐着，隨手在書架上抽一本書下來，翻着看幾頁。但眼光射在書本上，耳朵裏的飛機陰險之聲，和那轟隆的炸彈聲，始終緊一陣鬆一陣，教人不知道日本飛機究竟有多少架。命在頃刻四個字，總在腦子裏騰躍着，那裏看得書下去？只好拿了一盒烟捲斜靠椅子上坐着抽。這樣約莫有兩小時，隨着機關槍聲和大砲聲，同時並作。究竟是那裏射擊，已經分不出來。但聽到那噓噓之聲，嗚嗚之聲，在頭上飛來飛去。有時拍的一聲，屋頂上落一顆子彈，便不由得週身的毛孔，隨了緊縮起來。也就爲了這原故，在兩小時之內，除了抽掉一盒烟捲而外，什麼事全沒有辦。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，劉媽在門外伸進半截身子來，問道：張先生，您想吃點兒什麼？競存手裏第七根烟捲，正要找火柴，把枝這烟點着，這就向她笑問道：現在幾點鐘了，是呵！今天我們還沒有吃一點東西下肚去。劉媽道：已經兩點鐘了，你看，我們是怎樣糊裏糊塗過着的。競存道：我倒是一點都不覺得餓，你和小馬餓了，可以隨便作一點東西吃罷。劉媽道：這大長天日子，您一點兒不吃那成呢？

競存笑道：「我駭唬飽了。」劉媽站在房門口，先是呆了一呆，接着道：「這話倒是真的，怎麼我也不覺着餓？」說時，用手撫着腹部。競存道：「不管吃得吃不下，你還是作飯去罷。把飯作得現成了，減了就吃。把肚子吃飽了，我們得機會就跑。」劉媽聽到這個跑字，不但不帶着笑容，反是把兩道眉毛皺起來了，因道：「這日本鬼子的飛機，老是在咱們胡同前後後飛着，怎麼走哇？它扔炸彈還好點，不見得就碰上了。可是它逼着人放機關槍，誰還敢在大路上走着呢？」競存道：「天黑了，半天空裏瞧不見地下，飛機就不來了，那個時候咱們再走罷。」劉媽道：「晚上飛機準飛不起嗎？」競存道：「晚上要飛，也是一樣的飛。但是在飛機上的日本人瞧不清地下，他何必那樣費勁呢？」等到明天再扔炸彈也不怕你們中國人會把房子搬起走。」劉媽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也有不扔炸彈的時候，那我倒是要趕着去做飯，家裏還有半口袋麵，做上幾個饅頭蒸着，吃不了咱們可以帶着走呢。她提到預備出去的事情，就把毫無希望的心情，重新振作起來，帶了笑容到廚房去。她還走不到十分鐘，小馬由院子裏一路嚷了進來，他道：「他媽的，這日本鬼子的心，比毒蛇還要厲害十倍，五馬路這條街燒掉了一半，他還要在這裏扔炸彈，我全看了，咱們這條胡同幾個出口的所在，全有飛機扔過炸彈！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向競存屋子裏走來，劉媽在後面搖首道：「飛機他不能像巡警站崗似的，老停在半天雲裏守着。難道咱們過去，他就是一炸彈。她兩隻手和過了麵，連

巴掌帶手腕全糊着很厚的白麵。不知道她什麼事賣力過分，頭上的汗珠子豌豆大一粒，由額角上流將下來。她不能用手去揩汗，却拾起右手臂，在額頭上檫擦着。瞪了兩眼，向競存望齊道：要是各胡同口上都有飛機守着，那怎麼辦？競存道：你自己也已經說過了，飛機不會像巡警一樣的站崗。劉媽道：小馬這丫子說得活靈活顯的，我不能不相信。競存道：你人在廚房裏作飯，小馬在院子裏說話，你都會聽見了。劉媽道：這個日子誰能够不聽着一點瞧着一點呀。也許正在作饅頭，一個饅頭頭落了下來。競存笑道：你這話有理。不過你別儘聽炸彈，把飯就攔了。肚子餓空了，逃命也是逃不動的。劉媽站在房門口，向競存呆望了一陣，方才走去。走了幾步，復又走回來，向他笑道：您要是走的話，可得言語一聲。小馬在後面搶着道：你也太什麼了，張先生是那種人嗎？競存倒不怪他們，只覺得他們這無智識的人，遇到了這非常時期，是格外的可憐。這時飛機鬧過了一陣，天空裏算安靜了一會子，不過在遠遠的地方，有連續不斷的步槍聲。競存正想定一定神，估量着是不是出去的機會。只見陳老先生夾着一個大提箱，在右脅下忽忽的走進房來，瞪着眼睛道：張，張先生，我瞧着是非走不行了。這炸彈不在屋前，就在屋後。競存道：看老先生這樣子，立刻就又要走了，您打算走那一條路？陳老先生夾不住那提箱，將兩手抱着，因道：我們是一點兒主意都沒有。我們要請張先生領着我們走呢，競存道：走，自然是要走的。你看

，打窗戶裏向外瞧，天空裏就是好幾個火頭，咱們這一帶房屋，不定在什麼時候，就會火封了路……剛開是說到這裏，嗚！突突突！那砲彈聲，又在屋頂上飛過。在這一響之後，屋頭上一個砲彈跟着一個砲彈，只是不肯斷絕。遠處又哄隆隆的，有了彈子出炮口聲。競存也站在窗戶邊靜聽，聽過了幾十響，回轉頭來，見老先生還是站在屋子中間，把那個小提箱緊緊地在懷裏摸攢。便笑道：老先生，這個樣子，咱們是走不了的了。你放下箱子來先歇一歇。陳老先生這才覺得自己有點白費勁，把箱子放着。人就坐在箱子上。抱着兩隻膝蓋，搖了兩搖頭道：日本鬼子，儘管叫老百姓別害怕，可是他們又拿大炮老朝瀋中國老百姓轟。這個樣子，天津怎麼能安身？有些人想出來組織維持會，也無非是想保全財產呢？競存笑道：您這也明白了，日本人勸人合作，是騙人的。老先生道：不過日本人儘管騙人，沒有中國人，也什麼事也幹不好。就算他佔了天津，他總得中國人和他作事，要不然，他怎麼和老百姓接得起頭來呢？現在炮火連天的，咱們只好躲開。過兩天戰事停了。我想這樣作良善百姓的人，總可以回來吧？競存聽他如此說着，倒不好跟着說什麼，只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陳老先生很明白，競存是不滿意他所作的，只好默然坐在那箱子上。正感到無聊時，他的一個小孫子，由大門口一路嚷的進來道：爺爺，你怎麼還不回去，大家等着你呢。陳老先生聽着，站了起來，雙膝手提着箱子。那曉得嘩啦啦一聲大響，震

得人耳朵有些發聾，人又只好呆站着，競存道：老先生，你暫回去休息。看這樣子，不是飛機炸彈，就是大炮，在白天出門很危險，晚上再走吧。我要走，一定會通知你的。他的小孫子，已經跑進來，只管扯着他的衣襟，要他回家。他皺了眉道：這孩子真不知死活，你沒聽到剛才一炮，就打在胡同口上嗎？我在張先生家裏多坐了一會子，他和我多說兩句話，也可以壯壯胆子呢。競存聽他說話怪可憐的，真的就留他在家裏坐着談天。到四點鐘，劉媽蒸出饅頭來了，索與留着他吃飯。可是在其間，飛機又經過了七八次。急得老先生坐在屋裏，兩眼只望了窗外天空。最後他急出一句話來了：「這天也變扭，今天還不天黑！」

十月下勞軍

俗言道：望發財不易，望天晴總是有。晴雨是無定的，晝夜是有一定的，那末，在白天希望晚上到來，更不會困難。陳老先生所盼望的天黑，在三小時以後果然來了。白天所看到半空裏的黑烟，這時都變了熊熊的紅燄，站在院子裏，昂頭四一看，這住家的所在，簡直被圍困在這些烈燄裏面。雖然炸彈聲已經停止，可是許多紅燄的上空，火星亂飛，一般的怕人。陳老先生歎了一口氣道：也有天黑的時候，提着箱子去了。競存叫小馬，看守着大門，自己帶了個手電筒，就單獨的走出胡同來。五馬路上還是空蕩蕩的，不過還在那邊路口一叢火燄，捲起屋頭高的黑烟，懶懶地滾着。燒夷彈炸中的房子，現在是燒得只剩了些焦炭，沒有什麼威力了，改着向馬路邊頭去，不到一里路，就是小河，渡過河是鄉下的高梁地，就有送命的路線了。心裏如此想着，在黑暗無燈的大馬路上，將電筒照耀着走。約莫只走了一百步路，忽然有人在他旁邊了出來。口令！看時，小橫胡同裏，一個端了槍的兵士，槍將出來。競存聽

住了脚，答道：我是在附近住的老百姓，兵士已是走到了面前。問道：打算到那裏去？魏存道：我住家的所在，今天整天都該炸彈包圍住了，幾次想逃出來，都沒有逃出。現在我想出來探探路線，然後引着街坊一塊兒跑。兵士道：你帶着手電筒的嗎？給我。魏存將手電遞過去，他說拿着向魏存週身照了一遍。問道：你是幹嗎的？魏存道：我是教書的。家就住在前面。假使老總不相信，可以跟我家裏去瞧瞧。兵士道：並非是我盤問你，天津的漢奸實在多。老鄉，你回家去罷。今天晚上，你走不了，這四週全不好走。魏存道：我們佈了防線嗎？兵士道：這個我不能告訴你，反正不能走就是了。一兩個人逃走，走一步是一步，那還好一點，你要是帶着一大批人走，目標太大，無論遇到自己軍隊，遇到小日本，全跑不了。咱們都是中國同胞，假如逃得了，我還不願意多活幾個同胞嗎？魏存道：你這位老總說得有理，我不走了，天亮再說吧。一嚇！王得標，同誰說話？在二三十步外，有人插嘴問一句。王得標道：班長。這裏有位先生想探探逃跑的路線，我勸他回去呢。說話時，那班長抗了一枝步槍，也到了面前。王得標道：這是我們周班長，你問他罷。魏存便先向他報告了姓名職業住址。周班長道：張先生，今晚啊，你別想走了。不但是這前後有好幾個口子過不去，就是過去了，前面那條河裏沒船，你飛不過去。那裏是由鐵絲橋上跑過去，兩頭都有兵，你去幹嗎？你希望我們在這兒打個大勝仗罷。那就把這裏的老

百錢全放出去。魏存道：就是不能放我們老百姓出去，我們老百姓也希望打個大勝仗呀。只要國家能打勝仗，我們作老百姓的，雖然受一點犧牲，那倒是不在乎的。周班長聽這話，走向前來和他握着手，連連的搖撼了幾下，笑道：到底有知識的人，說話不錯。張先生，你回去罷，馬路上究竟沒有家裏頭安全。魏存道：各位口渴不口渴，我家裏泡着現成的菊花茶，送一大壺來，好嗎？周班長道：好的，只是我們這裏弟兄少，分不開人去拿。魏存道：當然我送來。我家到這裏近得很。設着接過手電筒，又一路照了回來。胡同裏的人，全知道魏存出去探路了，現在全在大門外等候着，看到他回來了，大家就一擁而上圍住了問消息。魏存把聽來的話都說出來了。大家聽說是不能走，又兜頭一盆冷水，呆呆的站着，默然無言，魏存道：雖然現在不能離開這裏，咱們也並非是完全絕望。那周班長不是說了嗎？只要咱們能在附近打個勝仗，把幾個日子打通了，明天早上就可以保證我們出去。我們放着現成的路子不去努力，只管嘆聲歎氣的，這不是辦法。歇一陣子氣，咱們就出去得了嗎？有人道：怎樣努力呢？我們也不會端着槍打仗呀。魏存道：人家在打仗，咱們送點兒吃的喝的。找兩個麻布口袋出來，給人家堆堆沙包，或者挖鐵土，築築戰壕，這都算幫了忙，還有什麼不會的嗎？那個拉車的小三子，也在這裏聽消息，便插嘴道：幹！幹什麼沙都算一個。魏存道：那很好，我現在要送一大壺茶給他們喝去，你先幫我拿着。小

馬在人叢裏迎出來道：「我在這裏呢。」競存道：「你也去。你把咱們家的饅頭裝上一籃子。」小馬道：「光給人家饅頭怎樣吃呀？咱們家可沒菜。」競存道：「打仗的軍人你以為像平常的人嗎？」小馬道：「咱們這是慰勞人家，總得有點兒菜配着才好。」諒大先生也在人叢裏站着，因道：「我家有幾塊臘肉，就是得煮熟。」競存道：「那你就去煮熟罷。」我先把茶送去。這一說，大家跟着起勁，有的願送臘鴨子的，有的願出新鮮菜的，共湊了六七樣。競存見大家熱心，很高興，便道：「各位儘管預備着，我先同小馬送茶去，問他有多少人，好預備碗筷，回頭我叫小馬來報信。」小三子道：「不用我了嗎？」張先生。您別瞧我拉膠皮車的，我也是個忠心報國的同胞。」說着，將手連連拍了兩下胸脯。競存笑道：「好罷，好罷，你也去。」說着回家去，把大小水壺茶壺全裝滿了涼茶，共是六壺，帶了幾隻杯子，同小三子小馬，一路送到馬路那頭來。遇到了哨兵將他們引到了一條寬胡同裏，一個三岔口的所在來，那裏就是防線，在全市空的火光映照下，看得相當清楚。左邊過去約二十步，是小胡同口，正對了一家大紗廠，那裏架着一挺機關槍，有三個兵士守着。可是也沒有什麼掩護的，就是在地面上臨時堆一攤亂磚和沙土，還不到二尺高呢。這邊是甯胡同口，站着八位兵士。競存將茶杯放在地面，請兵士隨便飲用，就站着和周班長談話。他道：「我們共有十一個人，就是警戒着這條胡同口的，那紗廠裏有幾百日本鬼子，知道他們要打那條路出來呢？我們只好每

條胡同口上都設下警戒線。說時，他已取了一大碗茶在手，端起來昂頭一飲而盡。彎着腰提壺斟第二杯。接着道：當了七八年兵，什麼仗都打過，受老百姓這樣歡迎，還是頭一遭。我就常對弟兄們說，咱戰死沙場也不屈。好茶，這準是二毛一兩的菊花。說着，在黑暗中聽到骨都一聲。競存道：我們家準備着一籃子饅頭，打算送給老總們當一頓繼點心。街坊聽說，有燙雞肉的，有燙鷄子兒的，不知道班長賞光不賞光？周班長呵呀了一聲，笑道：大家看得起我們，送東西給我們吃，我們還有不識抬舉的嗎？競存聽說，就叫小馬小三子回取去東西，自己依然站在馬路胡同口上和周班長談話。約莫二十分鐘的工夫，小馬小三子把所有的東西，裝在一個大藤筐子裏，用木槓子抬上前來。後面男男女女跟了十幾個人，隨着也送些東西。有的抱着一個西瓜，有的拿着幾盒烟捲，有的捧着半桶子餅干，全都送到周班長面前放下。他笑道：這可了不得，魁勞的老百姓，比我們大兵多的多。小馬道：我原不叫這些人來。他們說一來要來瞧瞧，二來問問消息。其實，這些東西，我這一抬子全可以抬來的。周班長笑道：來了就來了罷。大熱的天，反正睡不着，只當是在馬路上乘涼。喂！王得標。你把這些饅頭鹹肉雞蛋，先分一股出來，送給楊仁勇三個人去吃。他們守住那挺機關槍可不能動。這一個西瓜也送給他們。說完了，那小胡同口上三位守機關槍的，哄然一聲，表示着歡迎。周班長道：弟兄們，你們都把東西搬去罷。多謝老百

姓。這裏連王得標在內，共有七名士兵，大家就蹲在藤筐子邊，拖了槍在筐裏，用手抓了吃。周班長站上大胡同口外去，閃道：你們吃罷，我在這兒放哨。這些老百姓見士兵歡歡喜喜，一點沒有打仗的樣子，大家也忘其所以的站在一邊看。士兵很快的吃完了，就讓周班長回來吃。魏存道：周班長真能與士卒同甘苦，您放哨要緊，甯可吃弟兄們剩下來的。周班長彎腰下去，槍了兩個饅頭抓了兩塊鹹肉，夾在饅頭中間，送到嘴裏咬了一大口，咀嚼着道：他們全給我留着呢。我算什麼？我們李旅長，我們宋軍長，上起場來，一樣的穿布鞋打草鞋。魏存道：你們師長呢？周班長道：報上說是到北平去了。總當然比我們大兵知道的多。魏存道：聽說李旅長這次很激烈，他非幹不可，你們知道嗎？周班長道：外面都是這樣說吧？我們當軍人的，以服從命令為天職，叫打就打，不叫打也沒法子。今天早上換日本飛機場，就是爲着這命令選了一個鐘點，跑掉飛機十幾架，要不，我們全給它燒了。他很快的吃完了兩個饅頭，兩手卸着一個鹹雞蛋吃。魏存道：那是怎回事？周班長道：原來李旅長下的命令，我們一點鐘出發，四點鐘打到飛機場。半夜裏，上面又來了一道命令，改四點鐘出發。打飛機場原是預備兩營人，一營人倒鋒，一營人接應。打飛機的沒接濟後來的一道命令，還是照原時間出發。殺到了飛機場，偏是日本鬼子又先得了信。他一面抵抗，一面搶着讓飛機起飛，我們的接應不到，天又大亮，只好退下來。喂！說什麼

麼？挺好的機會錯過了。他斟了一碗茶，骨都一聲喝下去。這時，火解像黑雲一樣，閃開了半邊天，露出半輪月亮。在月光下雖看不到他的顏色，只聽這一鑿鑿，彷彿他把所受的委屈怨恨，都隨了這一碗茶，完全吞下肚去。大家聽到周班長說話很有道理，全都圍攏來聽。不到半小時，前後人家，都開了大門，迎向前來看熱鬧，周班長說得高興，也只是跟着回下說。夜深了，近前處火場，已經沒有了火燄。天色反是大晴，鬱結在半天裏的雲層，稀疏得像破了的紗縐一樣，慢慢地消失。斜在屋頂上的大半輪月光，射下了一片清光，照着一大羣人影子，散在地面上。半空中間有點風，由馬路那頭送來。順風看去，馬路空蕩蕩的不見一個人影，雖然遠處還有火場的烟霧，這眼前的馬路，却透出了月色。清靜，涼爽之餘，聽了周班長的話，又加上一層痛快，大家只管在馬路上站着，忘記了這是什麼時候。忽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，由胡同外面跑了來，却移動了大家的注意。月亮下看出來，只是一個徒手的便衣人，才喘過了一口氣。周班長端起了瞄準的槍，也就放下來了。那人到了面前是小三子。他不等別人問他，回轉身將手指着來的路道：我剛想溜回家去，把車子拉出來。老遠的聽到一陣皮鞋響。我偷偷的，爬上院牆一看，在那邊馬路上，來了一羣日本兵。周班長道：那很好，多謝你來報信。你看他們準是向這地方走嗎？小三子道：我沒敢由大門走，是打後院翻牆頭跳出來的，隔着兩條胡同呢，說不清他們是向那兒走。

周班長道：當然是由這裏走。我們這對面的紗廠，是他們一個部隊。在這裏聽消息的老百姓，聽說敵人來了，哄然一響，轉身就要跑。周班長輕輕喝道：呸！一個也不許動。勸，我就開槍。說着，他真把步槍端起來。大家在月光下，見他的槍口直對着才上，又只好站定了脚。周班長將槍放下來道：對不起，我不這麼着，各位不肯站住。你想呀！敵人正由對面馬路上過來，你們要穿過馬路才能回家，豈不是兩下碰個正着？這麼一大羣人，目標太大，脚步又重，他們要是追上來了，你們是白受犧牲。大家想這有理，全楞住說不出話來。競存道：班長，你們人太少，打算怎麼辦？周班長道：人少要什麼緊？我們一個人不打他十個不算數。軍人只有向前的，決不退却。我們也像你們的情形，退却就是自殺。沒有說話的時間了，大家全躲在地上裝死罷。敵人過來了，我們對付他。小馬道：裝死就能保險嗎？小日本心腸是狠的，也許對死屍也開上兩槍。周班長道：裝死不過是無辦法裏頭找個辦法，當然不能保險。小三子道：那我們不裝死，躺著地下挨揍，我不幹。周班長道：那還有個辦法，你們跟着我們弟兄一塊兒幹。把敵人打退了，咱們全部活着。競存舉了手道：幹！好的！幹！在場的人都覺得一塊兒幹，比躺在地上裝死強的多。都說：我們幹，我們幹。周班長道：那好極了。張先生會開槍嗎？競存道：槍，我不會開。可是我學過兩年國術，會使刀。周班長道：那好極了！這個給你。他說着，在背上刀鞘子裏，取出那

把大刀來，交給競存。便道：爲了大家死裏求生，大家要聽我的命令，五分鐘以內把事情辦完。在這裏的女太太，老人家，小孩子，站在南邊牆腳下，月亮陰地裏去，快走。說完，果然有七八個人走開。周班長將手點着月亮下沒走開的人道：一五，一十，一五，一，共是十六位老鄉。我們這裏還有六把鐵，十一把大刀，兩把鋤子，全放在地上，你們能便什麼傢伙，自己來。弟兄們，快把東西擺好。這時，誰也不敢就誤一秒鐘，月亮下，刀光和鋤鐵的影子，紛紛的忙亂着。三分鐘後，各人手上都有了武器了。

巷戰之夜

十月下勞軍

十一 肉搏·四比七十九

周班長站在月光地裏，抗住上了刺刀的槍，側着臉，凝神去聽敵人的響動。兩眼却看着拿傢伙的這些人。等齊各人把傢伙拿好了，他便道：連我們弟兄同各位老鄉，共有二十七人。恰好是九個一組，可以分成三組。一二兩組，三個弟兄，六位老鄉。第三組可是兩位弟兄，七位老鄉。我的意思，一二兩組，隱伏在胡同兩面，敵人來了，就各攻左右翼。由三位弟兄在前面領着，各位老鄉，跟着後面殺上去就是了。第三組由我自己領着，由正面進攻，先禮在那堵院牆突出來的犄角上，敵人一到就撲出去。但是老鄉都是生手，必得一個領着兩個人向前。張先生既然懂得國術，肉搏起來，最好不過。給我們一塊兒打中路，也交兩名老鄉給你領着，好嗎？說罷取了那柄大砍刀在手，橫拿着刀面在月光下面審查了兩次，鋒口薄薄，寬寬的，一條水也似的雪白。用手顛了兩顛，又作了兩個姿勢，覺得很稱手。周班長這樣說，立刻很響亮的答應一個好字。周班長叫起了弟兄的名字，指示着每三個人帶了六名老百姓伏在胡同

左右兩面牆腳下，他自己和魏存王得標也帶了六名弟兄藏在牆角下。正好左邊有座八字門樓，九個人。右邊有一帶短院牆，又躲了九個人。正中這個牆角是在胡同裏第三戶人家大門邊，比隱蔽的左右翼，略退後上十步。牆微燻着，挺起了個屋子，勉強可以掩蓋着人影。大家很快的照着命令行動，各人緊要地拿了傢伙站着，一點聲音也沒有。站在後面的一個人，可以把前面一個人的呼吸聲，聽着清清楚楚。抬頭看去，大半鉤涼月，配了幾顆稀疏的星宿，正在胡同頭上。人家院牆裏伸出來的老槐樹，於月光下顯，露出一個很大的黑影子，透着這環境相當的肅靜，因為遠一些地方的槍砲聲已是完全停止了。回頭看那邊小胡同口上，那三個守住機關槍的，已伏在那因陋就簡的防禦工事下面，那一分緊張，不亞於這方面。魏存低聲道：周班長，把那挺機關槍移到這大胡同口上來，不要再當些嗎？周班長道：那裏放一挺機關槍，我頂嫌着不夠呢。我們這裏一動手，那紗廠裏的日本兵就難免出來救的隊伍。我們不把一挺機關槍在那裏截住，豈不受着敵人前後夾攻？我們……呵！別作聲，聽着，大概來了。本來大家就够鎮靜的，被周班長這樣叮囑過後，大家益發的鎮靜，鎮靜得連呼吸都要停止下來。周班長回轉頭來，望着站在牆陰下那幾位老弱的百姓輕輕的道：喂！老鄉，你們也別閉着，假若我們動起手來了，我們大聲嚷着，給我們助助威。站在那裏的人，也沒作聲，還是靜靜的站着。這時，所有在場的人，全

可以聽到腳步響了。唧唧喳喳，由遠而近。在兩面牆腳下埋伏着的人，全都是血管緊張着，兩手握住手上的武器，瞪了大眼向前望去。有槍的兵士，各端起了槍，在牆陰外，微微露出槍口，朝着胡同口上。腳步聲越來越近，月亮下已看到一叢人影子。人影子近來，看清楚了是黃色的軍服軍帽，皮鞋。不是日本兵是誰？競存左邊是周班長，右邊是王得標，全端起了槍，向前作一個瞄準姿勢。競存也就兩手緊握了刀柄，正看了前面。這時，也不知道是憤怒，是恐懼，是焦燥，是安定，但很盼着敵人快到面前，將刀砍了下去。但聽得周班長大喊一聲放！三方八枝步槍，轟一的聲齊齊的放出去。接着槍聲便是震天震地的喊着，殺呀！隨了殺呀之聲，人是不知不覺的，發了瘋一般，飛步上前。眼見一羣武裝齊全的日本兵，簇擁在胡同口上。面前一陣人影幌動，前面幾個，隨了槍聲倒下。後面的人，哄然一聲驚訝着，還來不及後退，把進了胡同的人，堵在胡同口上。左右兩翼的十八名埋伏，衝出了牆根和大門洞，剛剛是接近敵人，競存這枝中路軍，來的更快，已飛步到了敵人面前。因之窄窄一條胡同裏我敵已糾纏住一團。競存來不及去看別人了。兩手舉着大刀，對準了正對面的一個敵人，作個大劈柴式，猛砍下去。刀擦着步槍嘴的一聲響，那人右膀被砍斷落地，人向右一倒。在他後面一個日兵更慌了手脚，兩手橫拿了槍，向競存的刀口擋着。競存本還是兩手捧住刀柄的，左右試砍了兩回，都不能下去。便身子一側，左手

撤開來，右手單拿著刀，向左邊虛挑半刀，日兵果然兩手捧槍向左邊遮攔。魏存早已收回刀來，再穩可的向敵右肩橫削過去。毫不費力，那人隨了刀光倒地。魏存還不會收回刀來，在右邊空擋裏，一條帶刺刀的槍倒插過來。魏存待用刀背去挑開，刺刀斜到腳邊。可是刺刀過來了，那人身子也過來了，頭伸出來有一尺多遠。嘆的一聲，月光下一個鋤頭影子，正對了他的腦袋猛砍下去，他便向前栽過來。魏存不能放過這機會，帶拖帶砍的一刀，很利落的，連軍帽帶腦袋全砍下來。這時，後面那羣老弱的喊殺聲，陣前刀槍鋤頭的碰砸聲，敵人的皮鞋奔走聲，鬧成一團。敵人始而不知這邊虛實，衝殺之後，立刻後退。因爲自己人多退不出去，只好肉搏向前衝。這胡同雖寬，也就只好十人上下排立着。前面砍殺了許多，後面的人無法向前救濟。等到可以接近，我們的兩翼，已抄到他前鋒的後面。在窄狹的戰地上，反是短小輕便的鐵鋤大刀，揮動自如，他們拿着步槍，胡亂遮擋。可是擋了正面，左右兩方却有十幾把鐵鋤在月光下飛舞了來，敵人只有且戰且退。不能再衝。越是這樣，他的人越是紛紛倒地。過了胡同的敵人，沒有一個退出去。在胡同口上的一部分，知事不妙，轉身向後面便走。只聽到周班長大喊道：老鄉，千萬纏住敵人，不讓他離開我們。他離開我們，我們就是死。殺呀！他一面喊着面向前進。魏存隨了中隊，衝出了胡同口，見敵人還有四五十人，散在馬路上。覺得形勢還很重。口裏大聲喊殺，將面

前回身端槍的一個敵人，直撲了去。自己也不知道勇氣是那裏來的？月下一條白光，在面前落到敵人身
上，敵人就隨刀落。我軍方面的老百姓，原來以為求生不得，只好斷掛，並沒有希望打多大的勝仗。現
在看到日軍紛紛敗退，原來他們的力量，也不過如此，就一同衝殺出來。各人都拿着手上的武器，各找
一個日兵猛撲了去。到了大馬路上，地方開展，日軍本來可以整齊了陣線向我對比。但是他們退出胡同
口來，就亂了陣線。剛回轉身來要抵抗，就讓我軍趕上去一頓砍殺。那些沒有接觸的，本待向前增援，
恰好那些助威的老百姓，也喊着衝出胡同口來。他們以為胡同裏面的中國軍隊，一定源源不斷的，掉過
背來又跑。到了這次跑，他們的人數，已是和我軍不相上下，大家更壯了胆子，死命的追着。追得貼身
了，他們又只好回身接殺。他們對於拿鐵劍刺刀的人，還有時回手。對於拿大刀的人，總是一個笨法子
，橫端了槍上下遮擋。因之拿刀的人，從從容容的砍了一個，又可以去幫助別人。最後，她們剩下十幾
個人，倒拖了步槍，將身子擰着向前，顧了馬路飛奔。這裏的人不能追了，有槍的兵士們，在月光下面
看得親切，端起槍來，接連幾槍，只見敵人紛紛倒地，遙遠的看去，只有一個，俯着身子朝前奔。他跑
得很發滑，跑個二三十步，找着一個掩蔽的所在，就把身子貼俯在那裏一會。聽到槍響過了，起身再跑。
大家看到就只這一個人，犯不上追趕，跑了就讓他跑了罷。敵人算是全部覆滅，喊殺聲也早已停止，

清涼的月光，洒在馬路上，照着滿地的屍首，七橫八倒。步槍，刺刀，軍帽，散在四處。鏡存拿了那柄刀，站在馬路中間月光下，看看馬路兩頭，依然寂寞無人，彷彿是作了一個惡夢。倒是月光照著人影，斜倒在地面，一個個的，黑白分明。這些斷殺過的人，連兵士帶老百姓，全是剛喘過一口氣，都呆呆的站住，鴉雀無聲。尤其是老百姓們，經過這一場生平所未經過的國際戰爭，不知道是怎樣經過了，也不知道是否有風波跟著來，所以大家都忍住一口氣，不知道作聲。因之地面上躺著死人，月光下站著是呆人，全不會動。還是周班長站在一叢人前面，兩手抱了槍，四面全看了一番。然後昂起頭來，對着天上的月光道：殺得痛快！不是我那槍一準差着一點兒，殺這班小日本，最後一個也跑不了。鏡存也把精神安定過來了，左手拖着刀，迎了周班長擡着手道：恭喜恭喜，靠着班長的指揮，打了這一個大勝仗。周班長笑道：要不是老百姓幫忙，我們十一個弟兄，那要全完。我還得謝謝你呢。鏡存道：我們也當點點數目，到底打死了多少敵人。周班長道：先查一查自己的罷。於是大聲叫道：剛才我們三隊作戰的人，都站到一處來。大家本來站在一堆的，這就由王得標引着大家成單行站在一排。站好了，他也歸着隊。周班長道：老鄉，你們會報名數嗎？大家說會。於是王得標由第一號着，到末了一個，共是二十。周班長又叫再數過來，還是二十。周班長道：連我在內是二十一，有六位沒歸隊了，弟兄們出來，他重叫一

醫，兵士全走出來，只有五個人。周班長道：我點名罷。於是一個一個的喊着名字。喊到萬代光夏永榮沒有人答應。周班長道：大概兩位弟兄陣亡了。我親眼看到一位弟兄，前胸中了刺刀倒地。其餘的弟兄們都好嗎？有人道：班長，我腿上了彩。隨着這話：競存老百姓班裏呵呀了一聲。周班長走過來問道：張先生，你又怎麼樣了？競存已坐在地上，兩手抱住了右腿，因道：這裏中了一刺刀，血流得太多，把褲腳全粘上了。不是這位老總說，我都忘記了。周班長道：那大概傷不重。張先生不是有一位工友同來嗎？讓他攙你回去罷。小馬由馬路角上跑來，笑道：我同小三子把胡同裏面的死屍，查了一查，咱們自己死了兩名老百姓，兩省老總。敵人是四十一個。競存道：哦！你和小三子查尸身去了，我們以為你們不歸隊了。敵人死了這樣多？再查查馬路上看。周班長道：這位小兄弟，你攙你們先生回去罷，他掛了彩了。競存搖着手道：不，我不痛，我得聽聽消息再走，小馬，再去點去。小馬一頭高興，果然不問競存的傷，又順着馬路向前查去。其餘在場的百姓，精神安定了，也都紛紛去查點敵屍。後來大家報告，馬路上遠處還有三十八具敵屍，沒有自己人，共殺死敵人七十九個，連那跑掉的一個算起來，敵人是共來了八十個人了。數目大概不錯，但現在又有一位老百姓失蹤。大家正奇怪着，有一個人拖着鋤子，由胡同裏走出來。叫道：我在這裏呢。我左胳膊上，傷了一刀，回家去，找點布，把傷口纏上了。小

三子笑道：呵！是楊老七。老七道：小三子，你平常總和我搶生意。剛才一個小日本，打你腰眼下伸過來一刺刀，不是我在也臉上使勁一鐵鉞，你沒有了命。小三子道：咱們都是中國人，誰吃一點虧，誰佔誰一點便宜，那都沒有關係。剛才要是小日本給你那樣一刺刀，我要得空，一樣割着你的，幫別人也是幫自己，咱們師裏包堆是這些些個人，少一個，小日本的力量就強一分，自己也就加上一分危險。請眼先生評評這個理，對是不對？競存笑着道：對的。清會子，你們該明白過來，還不是中國人好？大家一齊心，咱們二十七個人，幹了人家七十九個人。小馬道：怕日本幹什麼？幹這一回，把他們屎渣子全贖出來了。周班長笑道：肉搏，日本人是不能，可也別大膽不起他們了。今天這八十人敗在咱們手上，有兩個原因。第一，他們是在別個地方打敗下來的殘兵，想歸隊，不料讓咱們在這兒截住。第二，他們是在鄉軍人新編的，並不是什麼正式軍隊，那裏能衝鋒肉搏呢？競存道：周班長怎麼知道他們是在鄉軍人呢？周班長笑道：這裏有個前田藥房的一掌櫃，我認得，他那藥房，不就開在北洋飯店斜對門兒嗎？嚶！這位就是。周班長走近一個仰面躺着的敵屍，用腳撥了兩腳。在月亮地上，圍圍看看，大家都十分感慨。周班長說是這樣微幸的事，可一不可再。恐怕再有什麼風波，勸大家回去。競存有了傷，也不敢就攔。他和周班長握着手，緊緊地搖撼了幾下，然後說聲再會而去。他一走，大家也紛紛的散了。

十二 搖動者醒了

五馬路上，依然歸於沉寂了。魏存住的這條小胡同裏，更不會有什麼異樣的情形。魏存扶着小馬肩膀，一拐一跛的走了回來。剛到大門口，小馬就大聲嚷起來道：劉媽快開門罷。我們得勝回來了。劉媽一面開門，一面埋怨道：怎麼去了這樣久？這是鬧着玩的嗎？不定什麼時候有日本鬼子衝過來打仗。小馬道：好哇！你還全不知道呢。我們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，他們來八十個人，只回去一個。就是我小馬，也砍了他們鬼子兩個，真不含糊。劉媽道：夜深了，休息一會兒，咱們趁着天亮好走，別晚了。說話時，已走到了院子裏。小馬跳着腳道：什麼，我是吹嗎？你問張先生看，是不是打了一仗。張先生腿上還受了傷呢。你快點弄盆冷開水來，讓張先生洗一洗傷口。劉媽這才理會到魏存是扶了小馬進來的。啞了一聲，立刻忙亂起來。魏存倒不怎麼介意，將傷口洗乾淨了，在燈下看去，只有二三分深，一寸多長，家裏現成的綢布繡棉花，綢紬好了，到屋子裏去睡覺，劉媽知道真的打了仗，就盤問小馬的情形。小馬

和她在院子裏乘涼，將二十分鐘的衝鋒肉搏，連比畫帶說，足了隔兩個鐘頭。劉媽坐在椅子上，一會兒叫爹叫天，一會兒念佛。小馬說的有個差不多，陳老先生帶着兩個兒子一個孫子，一同進來，問道：小馬，你剛才說的話，全是真的嗎？小馬道：您去問問別人，街坊一塊兒去打仗的，也不止我一個。劉媽道：嚇！你瞎瞞。只管說話，我們也忘了關大門。陳老先生道：關大門作什麼？天一亮咱們走了，扔下這個家，人家愛拿咱們什麼拿就什麼。劉媽嘆了一口氣道：這話倒是真的。教我們怎捨得扔下這些東西呢？小馬道：捨不得有什麼法子呢？飛機大炮滿天飛，守着東西不走，也許同東西一塊兒完吧？陳老先生一聽飛機兩個字，就加增了他的心事，拾起頭來，向天空望着道：也不知道到了什麼時候了。假如天快亮了，我們就該預備走。小馬道：四處都是戰場，天不亮向那兒走？糊裏糊塗鑽進了火線裏去了，那才枉冤呢。陳老先生道：要是照你這樣說，天一亮四處的戰場都收起來嗎？小馬道：可不是？我和他們兵談過的。他說，天亮了，敵人的隊伍飛機就要出動，這可教他們不好對付，只有把隊伍收回去？陳老先生道：咱們的隊伍收了，日本的隊伍不收呢？小馬道：打仗是對比的。咱們不在戰線上挺着，他們不是追過來，也就收回隊去，他們還在那裏耗着幹什麼呢？陳老先生道：那我們該預備了。把張先生喊起來罷。劉媽道：老先生，您只顧迷命，也不體惜別人一點。我們張先生打了兩個鐘頭仗，腿上受了

傷，剛剛睡着，也讓他休息一會兒。反正現在也走不了，叫他起來幹什麼？陳老先生道：我彷彿這一夜，比着過一年還要長久些，還不天亮，真怪！他說時，手裏亂搖了一把扇子，只管在院子裏來去去的走着。小馬道：這會子，老先生也就捨得把這幾所好房產扔下不管了。滿心都是打算着什麼時候罷走。陳老先生道：這孩子，你也笑我，我也是沒奈何罷了。小兄弟，一生心血換來的產業，誰又捨得白白的扔下呢？說完，長長的歎了一口氣，昂頭望了天，將扇子不住揮動，對他大兒子道：朝漢，你們帶了家眷，隨着張先生走罷，我還是在這裏守着房子。不見得一炸彈就扔在這上面。若是扔在我家，我這大年紀了，還惦记着什麼，隨一生的心血完了罷。小馬怕自己幾句話說重了，真引着老先生不走，默然的向大門外走去。劉媽道：老先生，你別睬他，他是個小孩子，懼的什麼。陳老先生道：可是我的產業，我也真捨不的。回去和大家商量罷罷。他說着這話，好像是決定了不走，立刻跑回家去。可是當他還沒有走進入門，却聽到後面有人輕輕叫道：是六爺嗎？陳老先生站住腳時，胡同口上幾個人搖幌着身體，走了向前。陳老先生等着他到了面前，看見第一個便是孫老頭子。第二人個是王七爺，後面幾個人，也都是左右胡同了的老街坊。他們好像是約好了來問話的，異口同聲的問着，打算怎麼辦呢？陳老先生道：要不是爲着軍隊攔了去路，剛天黑，我就走了。據說，天亮了，軍隊就要撤防，那個時候走罷。孫

老頭子道：我瞧，不走也不行了。你沒瞧見，馬路上全是日本兵的屍首。他們能够不來報仇嗎？王七爺說了，現在就是出來組織維持會，他也不敢保那份險。那王七爺果然在人後面擠向前，他手上拿了一把長柄摺扇，點着陳老先生道：日本人不抓住天津就寧了。抓住天津，還筆賬可不好算。這胡同前前後後的街坊，向二十九軍送茶送水不算，還幫着他們打了一仗。這樣一來，我在這裏也待不住，只好跟着你們走了。陳老先生道：什麼？您原來還沒有打算走的嗎？炸彈可沒有長眼睛。說話時，在月光下看到王七爺眼珠轉動着，帶了微笑，表示着他那分得意的。鼻子裏哼一聲道：雖說日本飛機扔炸彈是不開膏紅皂白的。可是，他們通得上消息的，就不會受彈。小馬正在胡同裏站着，就在一旁插嘴道：這日子，誰和日本通消息呢？除非是漢奸。王先生身子挺了出來問道：誰在一邊搭話？小馬道：我叫小馬。不舍糊！你打聽打聽罷。剛子在馬路上傾鋒，就有我在內。數目也不多，殺了兩個半日本鬼子。怎麼有半個呢？別人把他打着躺下了，我加上一刀。日本鬼子兵都不是我的對手，摸好把我怎麼樣？他說着，把兩叉了腰，挺起肚皮蹇子擠向前來。孫老頭將手橫攔着他道：回去睡覺罷。小馬曉得這老頭子有兩手，只好緩緩的向後退着，退到大門洞子裏，手拍着大門蹇蹇有聲喊道：打倒日本，打倒漢奸。陳老先生連連拱着手道：各位請家裏頭坐罷，別理這傻小子。明天告訴張先生，得重重教訓他一頓。小馬道：明天

？明天是殺漢奸的日子，也不知誰在誰不在呢。他儘管說着，這些人已經到陳家去了。倒是睡著半迷糊的競存，聽到打倒漢奸這口號，立刻由床上跳了起來，直到院子裏，並沒有看到什麼特殊情形，才定了神，先是將小馬申斥了幾句，及至他說出理由，倒是好笑。何道：天快亮了，這次我們決計走。你東西預備好了沒有？小馬道：我自己有一隻小箱子，一個舖蓋捲。張先生要有什麼給我拿，這舖蓋捲我就不要了。大熱的天，反正用不着。競存道：你們自己儘量帶自己的東西罷。我的東西多的很，帶了一兩樣出去也無用，許脆，全送給日本人了。唉！說着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走到屋子裏去，見木器傢俱，還整齊的擺着，對每一項都是心血錢換着來的。復跑到書房裏去看看，總還有三四百本書凌亂的堆在書架上，不會搬得走。每一個角落裏，都不免發了呆，多看上一看，於是就發現到玻璃窗外，有一叢黑影子搖撼不定，正是自己手栽的盆景，被風搖着閃動，也許是她在說，我們再會罷。競存不由得呆坐下來，對了那花影子發癡。心想，大家都向安全地帶走了，誰來守住這天津？可是，不走又怎麼辦法呢？沉沉的想着，不知道停止，却聽到院子裏有雜亂的脚步聲。自己出來看時，却是陳老先生引了一大班人進來。競存對這些年老的街坊，已經是領教過兩次的了。便道：各位有什麼計議，不必把我算在內，我馬上要走。陳老先生道：誰說不走呢？晚上這一次巷戰，打死日本許多人，這禍事惹的不小。咱們軍隊要

是退出了這地方，日本鬼子，不找咱們老百姓算賬嗎？好漢不吃眼前虧，我們都離開這裏罷。競存哈哈笑道：這樣說起來，還是和日本打的好。一來得着一個勝仗，二來本想跟着日本人走的，也都拉過來了。各位還有什麼打算沒有？若是沒有打算，就回去收拾東西罷。天已經快亮，我們是不能等着路上看見人，就要離開的。陳老先生聽說，又作起揖來，央告道：無論如何，你必帶着我去的。競存笑道：其實我也沒有什麼保障。不過各位街坊願意同我一塊走，我一定在前面引路。不過有一層，現在是抓着機會就走，誰也不能等誰。陳老先生道：那當然，我們都把東西理好了，放在手邊。乾脆就在胡同裏等着張先生。你一動身，我們就跟着後面道。你別瞧我們是老天津，這兩天讓飛機大炮一鬧，全成了昏頭雞，那裏能走，那裏不能走，真不知道。唉！家完了不算什麼，我這大大小小一十四口，要逃不出去，可真的。競存道：老先生，不用發愁，我一定帶你走就是。一不用我背，二不用我馱，讓你們在後面跟着，我爲什麼不肯？大家聽說，似乎得了一層保障，紛紛回去收拾包裹。競存自己，也開始感到一些焦燥，背了兩手在身後，不住在院子裏走來走去，拾了頭只管向天上看。那歪斜在天上的大半輪明月，似乎減少了她的光輝。綠青色的天空，慢慢兒的，帶了一些灰白色。天上的星星，本來就不多，現在可只剩着兩三粒比較明亮一點的，伴着月亮下沉。天空裏並沒有什麼風，可是全身都感覺到涼陰陰的。便道

劉媽，預備走罷。這天氣是將要天亮的樣子了。偏是夜闌人靜，他這一句話，門外候駕的那批街坊，首先聽到了，大家哄然一聲，擠進院子來。競存向大家搖着手道：別亂別亂。天還沒有亮呢。咱們先得向大街上去打聽打聽。若是軍隊沒有撤防，我們還是不能走。早有兩個年紀輕一點的街坊。應着他的話，就向胡同外面跑去。不多大一會子，他們又跑了回來，老遠的招着手道：咱們走罷。大街上已經有人走了。在胡同裏等着的人，這就不需要着驚存引路，把放在地面上的東西，背着抗着，一窠蜂似的就向胡同外擁了去。陳老先生一家人，看到大家向外走，扶老攜幼的也都抗着背着細軟，隨了擁擠着的街坊，搶上大街去。小馬找了一根棍子，挑着一隻柳條籃同手提皮箱，在大門洞裏叫道：你們不是要跟清張先生走嗎？張先生還沒有出大門呢。他只管這樣嚷着，可沒有人聽到。競存替下夾着一個皮包，手裏提着一隻箱子，走到院子裏，向天空上看去，已經有大半邊天空變了魚肚色。正想對他們說，可以走了。猛然間，一陣噲噲軋軋的聲音，從東南角響上前來。小馬叫道：張先生，這是飛機響嗎？競存道：等一等走罷。小馬道：不能這樣早扔炸彈，咱們冒險走罷。競存道：你聽！隨了這句話，哄隆隆，就有好幾下炸彈爆裂聲。最後一聲，已是相距不遠。抬頭看時，有四架飛機，前一後三的，正在當頭天空兜着圈子。兩三個圈子以後，飛機已是低飛着去屋頂不遠，拍拍拍的，幾次向下面放着機關槍。原來

巷戰之夜 十二 動搖者醒了

九六

預備逃走的人，腳聲蹣跚的跑回來。回來因為逃到馬路上，目標顯然，日機已用機關槍掃射了。

十三 渡河。天津，再會了

「在火線下的生活，真是噴刺難受，唉！」陳老先生臉上帶着慘白的顏色，走進錢存的院子，口裏自言自語的說着。錢存道：這真想不到。天剛剛有點白色，日本的飛機就來了。這可沒法子，飛機在頭上飛得那樣低，在街上跑走，危險性是很大的。老先生拍着兩手道：糟了！說着，又把腳連連頓了兩下。錢存道：老先生有什麼事沒有辦？他跳腳道：沒有辦到好，就是我把事情辦壞了。我夾了一個小箱子出去，那裏頭錢是不多，全是房地契據，糟了糟了！剛剛到馬路上，飛機在頭上追着開機關槍，我不能不跑。這一跑是丟在那裏，全不知道。趁現在馬路上還沒有人，我得找找去。說畢，扭轉頭來，就要向外面跑。錢存搶步向前，一把將他衣服抓住。因道：老先生，你這是作什麼？不要命嗎？陳老先生道：我不要命了。這個小箱子就是我的命。沒有那小箱子，我活不了。說這話時，他扭轉身來，看到東廂房窗子上有個四方的影子，立刻就近一看，呵啞了一聲道：在這裏，在這裏呢。錢存雖好笑，却又可憐他

。因道：老先生，你還是鎮靜一點吧？有着機會，咱們就走，可別先把自己弄慌亂了。老先生把那箱子拿在手上，喘着氣，連說的是的。因為這個時候。四五架飛機，嗚嗚軋軋的，正在屋頂上兜着圈子，不要多大一會，便聽到轟隆一聲，扔下一個炸彈，有兩次丟得太近了，將屋子裏天花板上的塵灰，震撼得下雪般的灑下來。劉媽手裏提了一隻箱子，扶了門站住，向競存道：張先生，怎樣辦？我瞧今天早上有點兒過不去吧。競存口裏啣了一枝煙捲，背了兩手，只管在院子裏來回的走着。皺了眉道：兩天以來，這樣的苦日子，你都受過去了，難道這一會子，你就熬不過。劉媽道：並非是我熬不住。你瞧這日本鬼子的飛機，多麼邪行，老是在頭上繞着彎子。競存也解說什麼，用勁吸了兩口煙。老先生坐在台階石上，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這轟隆轟隆的轟炸聲，約莫響了二三十分鐘，飛機忽然集合離來，又擺着箭一般的形式，由屋頂上飛了過去。五分鐘之內。飛機發動空氣的聲音沒有了。炸彈轟炸地面的聲音，也沒有了。競存站在院子裏，背了兩手，偏着頭，靜靜的凝神向天空裏聽着。突然向屋子裏叫道：要走，大家趕快走罷。飛機回飛機場裝炸彈去了。至少要二三十分鐘，才能飛起來。趁着這個當口，我們趕快跑。口裏說着，人向屋子裏跑，將掛在牆上的長衫披在身上，站在屋子中間，四週張望了一陣，看到自己手提皮包，放在棹上，再也不用放慮，提起夾在脅下，人向外跑，叫道：小馬，劉媽，快跟我跑，走

却聽得高梁地外面，有許多人說話，伸頭一看，家裏人全站在河岸上。小孫子跳着叫起來道：「爺爺出來了，爺爺出來了。」老先生倒不理會家裏人，彎着腰只管向河岸下尋我了去。大先生搶過來攙着道：「你又什麼？小箱子在脅下來着呢。」老先生道：「上岸的時候，我掏出一塊錢來給船錢，丟了。我出來，給那撐船的老掌櫃罷，那人心眼不壞，把我拖得高梁地裏來。那老船夫正站在身邊，笑道：『老先生，您不用我了，那塊錢就算我拿着了。您走罷，這地方危險得很。』」錢存也站在河岸上看着的，忍不住插嘴問道：「老掌櫃的，你爲什麼還不走呢！老船夫道：『您聽，鐵橋是爬不過去。北岸上向南岸逃命的人，也不知道有多少，我爺兒倆要不在這裏擺渡，得陷死多少人？我一輩子都靠着擺渡過日子。過渡的人，養活了我一生，到現在大家正要渡船的時候，我怕死不幹，我良心上說不過去。他站在太陽地裏，拾起那焦黃皮膚的右手，伸出一個食指，對了天指着道：『我要對得住我的良心。各位走罷！高梁地裏有小路，先向西，後向南，可以找着到楊柳青的運河，上濟南，上太原，請咱們的軍隊打回天津來罷。對岸又有人等着過河了，再見罷。』」他說着話，已經走下河岸，跳上船去。陳老先生不住點着頭道：「君子人也。談話時，船夫一窩子點開了船。陳老先生拾起一隻手招着道：『老掌櫃，我還沒給您渡錢呢。』船夫在河心裏築道：『老先生，你一家幾十口逃難，帶着路上化錢。老先生手裏拿了三張鈔票，舉在空中搖幌着道：『錢我都

拿出來了。將來我回天津，再請您喝三杯罷。競存看河那邊的人越來越多，目標顯然，對河那邊望望，歎了一口氣，對劉媽小馬道：走罷，總算逃出虎口了。在高梁地裏約莫走了兩里地，競存又忍不住停了脚步，回轉頭來，向天津市區望着，見高高低低的樓房，依然在半空裏挺立着，黑沉沉的一片屋脊，無窮無盡。不覺歎了一聲道：偉大的天津！劉媽接着這句話，哇的一聲哭了。競存道：你哭什麼？現在沒危險了。劉媽坐在一叢青草上，將她夾出來的一個布包袱打開，指着道：你瞧，這裏是些破衣服，破襪子，我打算扔了的，怎麼會把這個帶出來了？我的箱子，我的動用東西，全丟了。十幾年的心血，全丟了。競存見小馬提着一隻柳條籃站在一邊，因問道：你帶着什麼出來？小馬彎腰打開籃子看過了。蹙着嘴道：什麼也沒有，就是張先生一雙新皮鞋。競存再檢點自己，只夾了一隻大皮包，不由昂起頭來，哈哈大笑。陳老先生隨着一羣難民，也跟來了。望了他只發楞。大先生便道：張先生笑什麼？我們完全出了險地了嗎？競存笑道：我笑我們送了日本軍閥一份好厚的禮物，連劉媽小馬都撻了一點份子，你是不必說。「誰說的，向日本軍閥送禮」？很粗率的聲音，由高梁地裏送了出來。隨着聲音，走出一羣兵。草綠色的軍帽，背包，水囊，子彈帶，手裏拿着步槍，是很整齊的武裝。都是健壯的身體，二十來歲，臉皮紅紅的。胸前懸了證章。競存倒是愕然。其中一個向大家帶了笑容道：同志！你們不要以為日

本人這樣一來，就把天津拿去了。他們拿不了，天津永遠是我們的。我們由南京來，就是替同胞奪回天津的。競存定了定神，覺得他們雖是突然出來說話，完全是善意的。因問道：武裝同志，是中央××隊嗎？他們笑着。沒答復。競存笑道：老先生，聽見嗎？中央軍來了，您那房屋丟不了。只要我們有武力，日本在華北就站不穩。他站不穩，我們隨時就可以回來，天津永遠是我們的！大家在火砲飛機下過着兩天生活，誰也沒聽過一句壯胆的言語。這時大家看着服裝整齊的中國軍人，聽了很可安慰的言語，於是彼此相觀微笑。在高梁苗上面，望到不盡的星海，各人心裏想着天津是我們的！天津永遠是我們的！

帶臉之夜

十三

渡河。天津，再會了

十四 二週年紀念

太陽沉沒下去了，西邊天脚，還有些紅暈。藍色的晴空，陸續露出了星點。正如燈登仕女一樣，白天在家裏開風扇避暑，這時開始活動起來了。一家茶酒館，臨水面山，設着一個敞廳，有許多座頭。在這裏乘涼吃茶的人，紛紛的談着故事。張競存和幾個朋友，也圍着一張棹子談天。一個朋友道：競存，今晚上是你天津巷戰二週年，應該請你喝杯酒。競存笑道：那不是教我更慚愧？去年舉行紀念，我還作過一次春戰。今年却在最安逸的大後方。坐茶館，談天。正到這裏，隔着小山溪發出了一陣喧嘩聲。原來那邊鄉鎮的大街上，有家戲館，歌女們正彩着玉堂春。她唱到十六歲開懷玉公子那句。台下的聽衆，似乎得了一種安慰，就報了一陣掌聲和好聲。這聲音便傳達到達茶座上來。他笑道：嚇了我一跳，這掌聲好像機關槍。第二個朋友笑道：你放心，這裏不會有巷戰。第一個朋友道：不會有巷戰，這上面巷戰正酣呢。大家向這人手一指的地方看去。隔巷有家酒樓。汽油燈明亮着，窗戶洞開。照見一羣穿綢緞

衫的人，圍了圓桌在吃酒。七巧八馬，拚命的吆喝，掉面手指亂揮，有人在給拳。第二個朋友道：我認得他們，這是幾位作進口貨生意的。鏡存站起來道：天氣熱，這裏又鬧得很，我告辭，要回寓所去了。朋友們知道他感觸良深，也不強留。倒有一個朋友陪了他同走。走到馬路上時，見旁邊巷口上，四個轎快，站在當面，歇了一乘涼轎，橫檔了去路。正覺他們有些阻礙交通。却有一陣汽車喇叭聲，響到了面前。看時，一輛油亮的流線型汽車，停在路心。立刻有七八個短髮人，跳向了汽車四週，佈着步哨。那轎子被抬到汽車門邊，車門開了，車燈光下，看到出來一位婦人。但見那長衣飄飄，光彩奪目，看不見其它。那婦人下轎汽車，便跨過了轎杠，坐上轎椅。她一步未移，三個轎快，抬着轎子，一個隨在後面，便向巷子裏去。放步哨的短髮人，有的提了馬燈，有的亮了手電筒，一半在轎前開路，一半在後面跟隨。簇湧着去了。鏡存被友人拉着衣襟，老早在遠處站定。這時才慢慢的走進了那巷子。巷子是人家花園圍牆夾成的，倒也綠森森地，映着天上的月亮。那轎子去遠了，巷子裏很靜靜，却聽到嘩啦啦的洗牌聲，在兩面花園裏放出。朋友笑道：你看這巷戰如何？鏡存笑道：隔巷對峙，夜戰正酣吧？二人說笑着，慢步向前走。忽然一陣雜亂的腳步聲，迎面而來。先是一盞燈火之光湧入眼簾。隨後便看到一乘涼轎。正是剛才丟那婦人，她又轉來了。這巷子頗窄，只有三四尺闊，兩下轎篷，無可讓的。那朋友發

覺，將背貼牆竄了，儘量的讓出空間。競存初來此地，不會懂得規矩，只站着略偏一點。那邊是閃電式的行路，驕前的短髮人，已湧到了面前。見競存直挺挺站着，一個拿手電筒的，兩手用力將他一推，嘴裏喝聲。競存出於不意，早被推着向後一歪，腳還不會站穩，衝鋒式的轎子又衝了上來。一輪紅飛輪在競存肩上，撞得他向地面一倒。這正是石坡路面，重重的一下，碰得大腿木麻了一陣。朋友見轎子和人，如飛的去了，便跑來攙他。競存扶着牆，慢慢爬起來，笑道：不要緊，跌掙一下，或傷礙不到我們這戰士。我是沒有想到今晚還有巷戰。稍微提防一點，也不致於敗在他們手上。然而，今晚這一週紀念，是太丟人了。朋友笑道：不要緊。軍家也無常勝之理。競存哈哈的笑道：敗了！敗了！十分鐘後，他們走出了巷子，行到一個小山坡上。月亮大半輪，掛在藍色的夜幕上。看見四週的檣木樓台，都罩在水一般的銀光裏。戲聲，鑼聲，牌聲：輪伏吆喝聲，這裏都沒有了。因為那鄉鎮的燈火，遠遠在兩里路外，散佈在山腳下的月光裏，上上下下，成了許多的金色星點。那燈下人所作的事，也就覺得很渺小可憐了。朋友道：你看什麼？競存道：我想到去年夜襲源潭舖的時候，回到山上，看着擄敵人的那發野火。朋友默然，沒有作聲。却聽到山林子裏，杜鵑拚命的叫着，「不如歸去」，「不如歸去」。競存道：這日子還有杜鵑鳥叫，這裏天氣是不同。朋友笑道：也許是爲了你呢？競存沒有作聲，抬頭看着天上的月

亮。晴空非常乾淨，沒有一片雲。那月亮像一面鏡子鑲在半空裏。四圍的山，懶洋洋地帶了一身的樹木影子，倦伏在月光下。蟲子在深草裏，吱吱唧唧叫着，兩個不作聲的人，並影在月光的石板路上，反是十分寂寞。鏡子覺得今年今夜，雖沒有前年夜間，慌亂與恐怖，也沒有去年疲弱與緊張，可是精神並不安甯。他久久望了月亮，心裏想着，你照見過前年今夜的卷戰，照見過去年今夜的卷戰，也照着今年今夜，不寧卷戰的卷戰。一切都不過你，你知道人世間是怎麼回事。



版再滬月四年五十三國民

新
民
報
文藝叢書之二
巷戰之夜

每册實售

(外埠酌加寄費)

有著作權

翻印必究



著作人：張恨水

發行人：陳銘德

出版者：新民報社
南京中山東路五十二號
電話二二四二一九號

印刷者：辛利印刷公司
上海小沙渡路33弄88號
電話三七三五〇

總經售處：上海教育書店

福州路
東華里六號

聯營編號2172

封面設計·李松時

